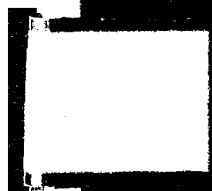


归来



MG
2246.57
384

歸 來

陳 白 塵 著

明
靜
齋
叢
書



3 2169 6995 0

——唉，算了！我自己早決定過我是沒有資格戀愛的啊！爲什麼還去自尋煩惱呢？人家的戀愛是有東西買來的，我有什麼去買？

蒲又窩坐在宿舍裏一手拿着鏡子在自怨自歎。看看鏡裏的影子，實在連自己都覺討厭，很命地將鏡子一摔，丟在地上，打得粉碎。手只在亂揪着頭髮，好像同別人在吵鬧樣生氣。呼吸也急促了，眼睛也暴露了。喘息了半天。

——世間女子就全是只認得金錢和小白臉的麼？也許還有……。他想，

好像是第二個他勸解他一樣，又復平靜下了。長長歎口氣，又向地上拾起那塊破鏡，破鏡照出個破碎的臉，在他心裏又掀起一些悲哀的餘波，想起了正盛的青春將要過去，想起自家滿腔售不出一觸即發地愛，想起許多可愛的人兒都不能得她們些微的愛情，慨然落下幾滴清淚。這幾滴淚，更滴起心底的辛酸，覺得自家是個可憐的失戀的人，不覺得眼淚更如泉湧。

不久，覺得自己病了，病到極沉重的時候。醫生已經束手無策，父母兄弟儘在一旁垂淚。他自知時間快到了，執住父母兩人的手，說了許多悲哀淒惻的話，眼淚不住的流。同哥哥弟弟們都一一告別了，室裏一時充滿了死氣，死神的黑翼很遠地就映得屋裏黑黢黢地怕人。他儘望着窗外，希望他所請的幾個人都在他最後的一瞬裏來看他，給他最後一點情的慰安，不致在黃泉路上悲切切地難過。果然，她們來了，曼華還是那樣笑容可掬，凜秋還那樣嫵媚，雪莎還是那樣活潑，靜如還是那樣溫柔。他自己先就感動的了不得，儘在流淚。許多欲說的話，盡付淚流。

——你不要傷心，你的病會好的。自己寬慰些，就容易好了。周潔秋撫着他身體說。

——你吃過藥麼，我帶了一付起死回生的藥，你可服下去，明早就好的。黃曼華說。

——哭什麼！哭是哭不好的！沈雪莎說。

——好好的睡吧！——馮靜如說。——不要胡思亂想了。

——唉，我親愛的同學！我謝謝你們，你們的好意我都領到了，但我的病是絕望了！你們早點來我或有救，現在不行了！……

他越想越悲哀，同她們一一握了手，眼淚滴上她們每人的手掌。這是他給與她們最後的遺留。但忽然一想，即刻間，他要與她們永別了，他將被死神從她們懷裏劫去，這是如何傷心呀！他奮着兩臂，向空中搏擊，似乎死神在被他所毆打，他將永生了。

——我誓死不能犧牲我的愛！你這魔鬼！去！

但他揮着的兩手，漸漸知道疼了，他已睡在床上。看同學都在酣睡，尋着好夢安睡。自己為什麼睡眠都不能安甯？他想，這還是他不配戀愛吧？不配，這

有什麼？我還是努力我的文學吧！戀愛做什麼！

他心境又平靜了下來，理了床鋪，倒在床上睡了。什麼夢也沒有再來尋他。睡到次日的天明。

上課鐘又將他敲到教室裏去，在教室又看見了沈雪莎和周潔秋，想起前晚的夢，感到些滑稽底痛苦。沈雪莎還是那樣冷冰冰地不睬他，活潑雖是活潑，但屬於她自己的。周潔秋的明媚底雙眸，豐滿底面龐，雖然時時可以誘惑他，但她不是來誘惑他的。更想到夢裏的曼華靜如，她們已是羅敷有夫，不知爲什麼也跑到夢裏來。雖然也曾獨自苦戀過她們，但她們或許還不會認識他。就是雪莎和潔秋，也還是一樣地沒同他說過一句話啊！

下課了，周潔秋又從他面前走過，他的頭低下了；但她一走過。

——哼！什麼東西！淫婦都不如的東西！你認得什麼！金錢！虛榮！面孔！

又勾起昨日的舊恨了。

昨天晚上，他在校園的西角上茅亭裏獨自賞月。初夏的太陽一落了山，和風便吹了起來。他們校園還

算不小，一曲流水，繞在園的四周；紅橋草亭，點綴在綠蔭深處。短樹遮身，垂柳拂面。往往對面三尺地不能見人。他一人在亭上受和風的吹洗，受涼月的浸沉，幾乎陶醉了。

——討厭的東西！誰要他的讚美！也不自己量量自己？白糟了報紙！

這是周潔秋的聲音，他想起他做的一首小詩了，他氣得全身打戰。又聽沈雪莎的聲音說。

——男子就喜歡這樣的！但他恐怕……

——別胡說！

他聽聲音走近了，定必要到亭子裏來，匆匆就離開亭子向宿舍去了。

他想起她那嫵媚的態度，和平時顧志周對她的情形，心裏不知起了一些什麼，不由得憤恨了。

這天午後，他在學生會的會議席上膺了編輯部的主任，要負責起校刊的編輯。他要徵求稿件了，一時將他空虛的腦海充實起來，什麼憤恨，什麼苦戀都忘了。

一連三天，他的生活很平靜地過去，但是稿子還

差得多，他焦急了。又得向同學前去徵稿，結果只找來一篇。他最後辦法祇好硬着頭皮向女同學方面去了。

本來每一個學校裏女學生在文字發表上都比較男學生要退一步，這大半還是羞澀態度的關係。又筠空跑了幾處，說了許多話，除得了幾個微笑的謝絕外，什麼也沒有。他本想周潔秋和沈雪莎兩處不去徵求的，但這時爲稿件所逼而且怕被人家笑他量小，祇得去了。況沈雪莎的散文很好，大可有望哩！

他先到周潔秋那裏，敲了門。

——密司周，校刊上很缺少稿子，無論如何請你賜我一篇文章吧！不然，不能完卷哩！

——啊！我那裏有稿子？別的做不來，小詩也做不來，我做什麼呢？對不住的很，真沒有。

又筠低了頭，轉身就要走。

——密司脫蕭，你到密司沈那裏去問問，她一定有些稿子呢！

——好，好，……

他幾乎要哭了，心裏氣得亂跳。沈雪莎的宿舍已

在面前，他纔壓下了心頭的憤恨。

——密司沈，近來寫文章嗎？

——文章？武章也沒有！我曉得了，你編輯校刊想要我的文章是不是？

——密司沈真聰敏，怎麼一猜就着？真的，請你給我一篇吧！現在很少一些稿子哩！

——並且我還猜着，猜着我現在沒有稿子！

——不會的，密司周說你有哩！他說到密司周，聲調有些變了。——一定請你……

——密司周？她說我有？胡說！我能做什麼？堂皇的論文我是做不來，要描寫的小說我做不來，要充滿着熱情的詩……我也做不來，……真的，我沒有好文章……

她的聲調，直使他陶醉於音樂裏樣陶醉了。他還在玩味她的聲調的美，竟忘了人家的說話。

——你自己多做幾首詩就得哪！何必要我們的東西去充數！密司周……

——你不要客氣，你的散文真好極了！你就是不肯給我們小刊物發表……

——那裏？那裏！你不要這樣說，我給你一篇，但是東西不好我不負責。

——你要是肯給我們發表，已是萬幸了！

她從紙堆裏找出一篇文章，交給了又筍，他道謝了一聲，拿了稿子向自己宿舍裏去，一路也沒有看稿子，低着頭，向前走，跟着在面前跳着舞着的一個影子向前走。覺得嘴裏嚼着甜的蜜，鼻裏嗅着甜的蜜，手裏，腳上，腿上，頭上……身上的一切都感着甜美如蜜的東西。他愉快了，心底歌着勝利之歌，抱着稿子回到宿舍裏。

他坐在床上，打開稿子，是篇記事的散文“離家以後，”他一邊看，一邊不住的讚歎，覺得文章裏充滿了活潑的調子，使他要跳躍；文字的清麗，也正像她的人麗而不華。文章看過了，又丟到一邊，細細地一絲一絲咀嚼那甜美的過去，那剛才過去的過去。——她的聲音多麼美妙啊！好似音樂，不，好似天上的音樂，好似人們所聽不到的玄妙的音樂！她的態度那樣地活潑自如！她的眼睛那樣的美妙！有周潔秋的美沒周潔秋那樣媚！我今天第一次和她講話啊，而她這樣的

對我，她……？說她對一般人態度都是如此，但何以又說到我的詩，又何以說到潔秋，又何以給我一篇文章？以前校刊何以沒有她的文章？……又筠呀又筠！努力起來吧！你還不是沒望呀！你看她的文章，多麼美妙而自然！我至少要爲她而努力啊！好，努力起來！不要辜負了——辜負了誰呢？她麼？有些不能確實，但他想，“努力起來！”

他果然真努力，一晚寫了一首長詩，和一篇散文，這是懶散的他從來所不肯如此努力的。文章寫好了，自己也覺有些快意，前晚酒瓶裏剩下的酒只兩口喝完了。

——從此打破這酒葫蘆，有酒我不沽！啊！我知道了，戀愛是如此神聖，如此偉大啊！我的事業志願盡交給戀愛吧！

他興奮極了，拖了同宿舍的江淑，楊伯瑜，頓志周向校外一家小酒館裏去。

——今天，好朋友！是我一個紀念！我要痛痛快快地喝個醉！

——老蒲，喝酒可以陪你，但希望你不要醉，醉

了我們不能再那樣服侍你啊！江淑笑着說。

——不，醉也不要緊，橫豎祇有這一次。我從今天起絕對戒酒了！所以這最後的一次酒，要暢飲一次纔是做紀念！

——這又爲什麼？無端戒酒？顧志周驚疑地問，似乎不能相信。

——那個你們不要管，請你們紀念我從今天起戒了酒就得了！你們不相信也罷，看以後吧！

纔算發洩了他胸中的興奮了，醉醺醺地回校，到次日的早晨看見桌上的稿子，纔想起前晚的事情，即刻振了精神向教室裏去上課。

把着熱烈地希望心到了教室裏，雪莎雖然坐在那裏，但是她依然還是那樣地她，並不因昨晚的接談而稍有點不同。他失望了，全熱的心冷了，一夜的好夢醒了。再看周潔秋的樣子，更加艷麗了，似乎在他這失敗人的前面示威。他恨極了，但他不敢露在臉上。好容易挨到下了課，一顆不安定的心覺得酸酸地有些難過。回到宿舍裏倒在床上就睡，課也不去上，飯也不去吃。到了午後三時才懶懶地起來。覺得心中

的悲緒並不能因這一睡而完全斬除。這恐怕是昨晚的事忘了，一手又去桌底下去摸他的酒瓶，

——喂，做什麼？要打碎牠麼？不要打，給我。他看江淑進來問他，有些不好意思了。

——好，你要就拿去，我看見牠有些討厭哩！

他想，“這也有些不應該，我雖然苦戀她也很久，但她和我接談不過就是昨天，她能對我表示什麼？這是不可能的事啊！我還是自己努力吧！別的不管，祇要我自己決心愛她。總有一天會打動她的心的，況且看昨天的情形也決不是全然無望的，我還是努力自己吧！”他自己又轉動了他的思慮，在床上又靜靜睡了一忽，起來向宿舍外邊走。

他信步又進了校園，忽然從花叢裏走出了兩個人，他一怔，正是周潔秋和沈雪莎。

——密司脫蒲，我的稿子呢？

——怎麼？！又筍如淋了急雨，心裏在跳。

——我的署名，請不要用“雪莎”，用個“冰”字。

——噢！……——他與長了聲音，恍然大悟了。

——這個容易，我去改掉好了。……

潔秋突然脫了雪莎的手先走了。又筠覺得緊張的心頭鬆了許多。

——密司沈的那篇“離家以後”，真好極了！我讀了，益想回家去了，下一期還請你給我一篇稿子好吧？

——那裏？你的詩才是好作品哩！可惜有人不懂！她笑着一邊在說：

——噢！潔秋呢？潔秋！潔秋！……

她跑出園子去了。園裏立着個呆立的他，心裏在驚喜不定。回味她剛才的話。——有人不懂，誰？什麼詩？那當然是那首小詩了，人當然是潔秋了！唉，她那懂詩！但是，雪莎爲什麼要對我說呢？難道她……？——想到這裏不敢想了，她怎麼樣？不過就祇覺得她或許會是“那樣”吧！“那樣”是怎樣？他自己也不會明白的意識過，但在意識之上的超意識裏，“那樣”是個有一定的“那樣”。他不覺有些欣然了，在園裏慢步地徘徊，如同飲着美酒樣慢慢吮吸她如漿的話。復回到宿舍裏，將稿子上署名改了一下，又整理一下，就送到印刷所裏去，回來已經晚飯後了。心裏雖是很興奮，

但是也不能再去吃酒，悶悶地沒有消遣法，拿起一本小說看，看到書裏主人翁失戀的時候，心裏快快地難過。

——倘她不是那樣，將怎麼辦呢？我早點回頭吧，不要自尋迷路，那是沒有南針的荒漠，一定要碰到危險的絕路！她，除我沒人戀她嗎？那我相形起來，我能勝利嗎？失戀是如何苦痛啊！還是及早絕了念頭！根本上她不定是那樣的，我忘了我自己麼？我是怎樣的？我有資格變愛麼？

這可憐的失戀底人又哭了。

——我不是早自認過我此生是永不會得人憐愛麼？現在怎麼又妄想起來了？不自量的人！還是安穩些去努力於文學吧！

他好似服了一次安眠藥水，自己受了自己的命令，安然去睡了。

可是到了第二天，他又懶懶地向教室裏去了，到教室裏就又不得不看見了雪莎；看見了雪莎，靜止的心波，又起了一些漉紋。

他很竭力在遏止住自己流動的感情，雪莎在面

前幾次走過，他都忍耐着沒有招呼，她的聲音在音樂般雜奏中來了，在他心弦上好像起了一陣共鳴，不住地活躍。但他終於又使這活躍的心靜止了，浮動的情死滅了。他回到宿舍裏，倒在床上預備去忘了一切。

宿舍外邊就是運動場，課後的運動場裏充滿嘈雜的笑語聲；但這時充實在他耳裏的不是粗魯的嘈雜，却是他不敢聽的音樂般的聲音。他煩惱了，但是沒有辦法，實在也沒有塞起耳朵的勇氣，第二個他又對他說，“不要使你腦筋曉得，你來，來聽她們如枝頭小鳥婉轉啼歌的聲音，這聲音可以使你忘憂，可以使你快樂，你來聽一忽兒就回去睡，這是不要緊的，祇要不告訴腦筋就得哪！”真的，在他想這是不要緊的，他就起來坐在床上推開窗子向場裏看，雪莎正和幾個女同學在那兒打球，他想，“算了，不要看吧！”但是第二個他好像說，“怕什麼？看她們輕盈的體態，婀娜的身材，合體的衣裳，隱現出肉的曲線，尤其是雪莎，她多麼美啊！她……”他又抬起頭，她們正在歡呼追逐着球，她——雪莎身體更加矯捷，東奔西馳，活潑得他的心又跳了，他真不想看了，但是他的眼還是捨

不得。

忽然，球場上分了勝負，大家在休息，預備再接再厲的戰下去。他正想也休息一下眼睛，不要再看了；但是在他剛要收了視線，場上有人發覺宿舍裏有人看她們了，這個發現的人，偏又是最好動的沈雪莎。而她一發現有人，偏又注意地看了一下。這下使他待動的心波起了漩渦，再也不能安定了。窗外的聲音又起了，他對自己的約言有些動搖了，覺得應該修改，於是第二個他又來向他說：

——去，到場上去找她，你要知道你並不一定就是失望的啊！你去設法試驗一下，倘是真的沒望那就算了；萬一還是可以，就此撒手，不是終身抱憾麼？所以你去試試，這並不是你不守自己的約言，是要明白事實的究竟啊！

這個解釋是多麼冠冕堂皇！他又整了衣裳出宿舍向運動場裏去。可是遲遲地走，又不敢直到場上去招呼她，在場外教室的走廊底下徘徊。

場上的球戰停止了，一個個女同學都從球場裏走出；但祇不見雪莎，他有些慌了。一抬頭，看她向梯

園去，知道她是到池邊去洗手去了。他也急忙向校園裏去。他到了園裏，她還正在那兒洗手。

——密司沈，怎麼在這兒洗手？水也不乾靜！

——怕什麼！誰耐煩跑回宿舍去洗！

——密司沈，近來寫的文章可以給我一兩篇麼？

——怎麼？校刊上期沒看出版，又要編輯了麼？

——不是校刊要稿子；我們同學們幾人私自組織的一個小刊物“白沙”，很想徵求你一篇稿子哩！這“白沙”已經出了幾期了，密司沈可幫忙麼？

——這倒不管，橫豎我的面皮厚，好壞不計！不過你們的刊物我得看一看，倘使有興趣的話，就寫一篇給你去湊數，好吧？

——那好極了！

他真詫異，“她的態度還是這樣對我啊！並沒有變動啊！我怎麼自己懷疑起來？唉，該死的我！”他一面又急急地說：

——我就去拿兩本來給你。

他飛奔跑出校園，超過他從來的速度。

二

他檢了已出版的三期“白沙”，再向校園來，她已出校園向運動場裏去了。

——密司沈，密司沈！

——誰？

——這是我們的“白沙”，請你批評指正！

——唷！你怎麼這樣客氣！多謝多謝！

她一縱一縱地跑了，他有些呆了。站在空場上，感着一些說不出的况味。正有些像隔靴搔癢，終不知癢處。說不是“那樣”吧，也覺有些勉強；說是吧，也有些不敢。但是，比較起來“那樣”的成分要多些吧！

是的，似乎是多些。於是他又奮興起來了。

——祇要我各方面肯去努力，有什麼不可以？愛是不會半空裏丟到我懷裏啊！好，從現在起，我決定，我決定愛——但他有些氣餒了，似乎不敢，忽然雲莎的影子又跳到腦裏來了，他又興奮了，鼓足了勇氣。

——我決定，我決定是愛她了！

經過這樣一來，他似乎也增加了不少勇氣，心裏正在非常得意，忽然有人向他肩上一拍。

——喂，拿了幾本書跑出來做什麼？

——啊！老楊！你嚇壞我了！……有人要我們的‘白沙’看，所以我拿幾冊送他哩！

——送誰的？送誰的？——楊伯瑜笑着問：——哈哈，我早在窗裏看見了！哈哈！

伯瑜的笑聲，同他臉上紅暈發生了關係：伯瑜笑得厲害，他也紅得厲害。

——老楊，不要這樣子，我……

——不要生疑，我不是江淑，你怕什麼？祝你勝利……啊！我才明白，怪不得你不喝酒了！

楊伯瑜笑着走了，他也慢步回到宿舍裏。宿舍裏

靜悄悄沒有一個人，他又倒身睡下去冥想。

——江淑，我知道了，他是她的表兄，也是楊伯瑜說的。江淑怎麼樣？他同她有什麼嗎？不，我知道他很愛何愛珠的，但是楊伯瑜說的什麼意思呢？……？……？為什麼又說祝我勝利？真是狡猾的楊伯瑜！……？……？但是這一定是沒什麼關係的！我已自誓愛她，不許我懷疑！別人就是愛她，那是別人的責任，她也是無可如何的。只要她不是愛別人就得哪！小量的我！不許懷疑！

雨後的陰雲，一剎時就紛散烏有，重見光明了。晚餐後他又向校園裏去散步，這是他每日的必修科。他心裏疎暢得異常，身體也覺強健多了，因而想起以前自己糟塌自己的一些變態行爲，實在又慚愧又好笑。這真使他要感激到她了。

——啊呀！倘使我失了她呀，不是將叉墜落了？

他一路在尋思，忽然對面失了腳步聲。

——啊！伯瑜！

他們向芳亭裏走，初夏向晚的涼風，本使人沉醉，這時的叉筍，更覺說不出的愉快，

——我不該！我不應該送書給密司沈，這本來是她罵我的；不過，江淑要曉得還以為……

——我說你不要假惺惺了！哈哈！你想我告訴你他們間的關係麼？你明說可以，這樣來我倒不說。

——人家同你說正經話，你就這樣打趣我！

——哈哈，還在嘴強！可憐的失戀人，我告訴你吧！不然你又去哭了！他們是表兄妹，你是曉得的吧？

——是的，我曉得。

——但是他們並沒有什麼關係，雖然密司沈對他很好，而他是另有所愛的。你放心吧，他是沒有關係的，只要你能得到她的愛就是你的勝利了！但是你們到底怎麼樣哪？告訴我些吧！

——我們？那里配這樣稱！老楊，你還是那樣稱我吧！“單戀的朋友！”真的，我終身是單戀的！

他的臉紅了，繼而眼圈也紅了。他說到這樣話，心裏真有些辛酸。其實，他本是一句客氣話，這時不知怎麼自己欺騙自己，也當作真的似的悲哀起來了。

——要愛她，就得放出勇氣來，你要這樣，她不會愛你的！不要再這樣感傷。

他又笑了，也覺得自己的感情有些滑稽。他同伯瑜向宿舍裏去，江淑正在那裏寫信，他們兩人相顧一下，似乎有什麼要笑，但又笑不出。

第二天是禮拜六，禮拜六午後照例是有講演會的，這天講演員正輪到雪莎。又筠知道了，第一個就先跑到講演廳裏預備開會。

講演會開會了，又筠坐在第一排上，可是主席宣布的講演員次序，雪莎偏偏又在最後。他可急壞了，一個個講演的，他聽了都有些頭痛，不是姿勢上醜態難看，就是言語上粗俚難堪，言論上欠通的更多。在平常，他可早走了。

講演會繼續地開，但最後的一個講演員，終是遲遲沒有出台。他想出去換換空氣，停歇一下再來聽她的妙論；但又怕位置被佔，遲疑地不想走開。所幸他算了算知道離她的講演，中間只有兩三人了，索性等等吧。他又安心坐下。

忽要大家起了一陣騷動，都轉臉向外去看。又筠很奇怪，一回頭，才知道他們學校生命所繫的姜督辦來了。他急忙轉回頭，狠狠地吐了一口吐沫在地下。

——倒罷！這冤鬼又來了！

但這“冤鬼”，終究是來了，並且進了會場。校長殷勤招呼在主席旁坐了。講演為無形地停頓一下又繼續下去。最不耐煩的是又筭了，加着本來就恨他，這時一雙眼狠毒地看着那姜督辦。

雪莎終於上台了。而他所有的一切厭惡，完全驅除，不知歸於何處了。他看她那輕盈矯捷的身體一躍登台了，大家都覺從地獄裏出來樣換了一口氣，他更覺同將死的魚得了活水又復活轉來。沉寂的會場頓然起了一陣浮動。

又筭的臉上敷出一層笑容，覺得這全會場她的光榮就是他的光榮，因為她是他的愛人。雖然別人或許沒有這樣承認，但他總是這樣感覺着了。他臉向着台上的雪莎，雪莎也看見他，似乎也向他微笑一下。他的心不斷地彈撥，因為她的聲音，眼睛，姿勢，無一處不打動他的心底深處的心底中心。

她講完下了台，果然掌聲四起，但他並沒有拍掌，因為他以為不應該自己去拍掌，講的好自有人會讚美。他微微抬了頭，轉身向後巡視了一週，似乎

要表示他的光榮。果然大家也向他注意，並且各人都像帶了笑容向他。

批評員正要宣布結果，校長忽然走上台，說督辦要演說，請批評暫停再宣布。於是督辦經過校長介紹而登台了。

——諸位學生

督辦不知爲什麼，緊握了拳頭大聲向台下說。這或許是他的習慣；但女同學方面已經有人膽寒了。

——我今天聽你們演說，我很歡喜。

督辦一句一停，僅說了兩句，本來死板的面孔上，也就隨即露出一絲笑容。但笑過又停了一下。

——那位女學生……

督辦說着，眼睛隨着向台下看，很想找到他要說的雪莎，於是督辦指着手說：

——就是那位女學生，她講的頂好！……

督辦臉上更放出多量的笑，手又抹着他新留的兩撇八字鬍子，看着台下的雪莎——低着頭的雪莎。

——你們學校很有望，我一定捐助你們錢！

督辦或許本來還有話的，這時被歡喜所侵佔而

忘了。站在台上微笑着，也不講話，微微點頭。站了一刻，又點點頭，走下台，一邊還說：

——很好，很好，你們很有望！

台下的蒲又筠可是敢怒而不敢言，氣得兩眼在冒火。這不獨侮辱女性，並且是侮辱了他的愛人。他恨不能從眼裏冒出兩把刀或兩根針去殺了他，刺死他。好容易等到散了會，匆匆跑到校園裏去，坐在雪莎常去洗手的一塊大石上，獨自一個在悲哀，覺着將有莫大的事變發生，好像雪莎要被一個魔鬼劫去，他自己負着保護的責任，他想不出什麼妥善的保護方法。

——密司脫蒲，在這兒做什麼？洗手？

——噢，密司沈，你今天的講演真好極了！

——有什麼好？就是好又有什麼用？

雪莎雖然還表現着活潑的樣子，但有些不自然，並且隱約藏着痛苦似的在她的話裏。

——真的，請你留神一點，我們T省軍人那一個不是禽獸！我真恨死了，我真想殺死他們幾個！

他講着話，心裏不知怎麼又有些酸了，忍不住要

掉下眼淚，他即刻低下頭，遮過了雪莎的眼。

——唉，討厭！

她狠狠地說了一句，蹲下洗了手。他本想預備同她說些話的，可是被這嚴重的空氣壓下了，默默地不作聲。雪莎亂了手站起就走了。說了一聲：

——密司脫蒲，謝謝你，再會。

他看她沮喪着走了，心裏傾然覺得難過；繼着難過後，又起了一些責任心。

——我既愛了她，當然地要保護她！應該！保護她！倘使姜谷岩真的有什麼壞心，我一走去刺死他！刺死他，同她逃到海島上去，過我們純愛的生活。那里有如碧玉的青天做蓋，有如綠草的海水做鋪，我們去呼吸於這樣的天地間，過一世神仙生活，過一世人們祇會玄想的生活。在人類戀愛史裏開一個新而奇異的紀錄！那後代的有情眷屬，一想到過那最甜蜜的生活，最安靜最利祕的生活，就要說：“我們到蒲又筠沈雪莎的愛情島上去住吧！”於是我們住過的那間房子，誰都想去看一看，誰都要祈求我們給他們滿足的愛如我們自己所享受的……

——吃飯去呀！怎麼沒聽見敲鐘？

幸虧有同學將他叫醒了，不然，不知他要想到什麼地方去哩！他站起來向稱呼他的鄭畏說：

——天氣真好，我在水邊睡着了哩！

晚飯後，他切實地想好對付姜谷岩的方法，覺得他的方法是很妥善的了。就向女生宿舍去走，茫茫的掩住自家的心，不敢確實地自己考慮一下。但是終於走到女生宿舍面前了。“進去呢？回去呢？”自己問着自己。“暫且向回頭走，走到那條向教室去的路上再回來。在這時間裏好考慮進退了。”第二個他又替他解決了。

——進去，同她說我的方法，求她採納實行，她一定不會生氣的。今天在園裏的態度，不是把我當作很好的朋友麼？不然，何以說到那樣深切的話？去，她一定不會不理我的，並且於我們的前途，……但是啊，她同宿舍的女同學呢？倘使她以我為不正當，恨起我，那不是糟了！那就全完了！我同她的愛我們自己還沒互相明白的承認過啊！……這可是危險的很！……不過，她倘真是愛我啊，她一定原諒我，這正是愛

她的表示啊！還是去，倘她不諒我，那就是表示不愛我，那我也可測出她對我的真態度了。好，去！

這是離宿舍門很遠，所以敢鼓勇作這樣最後的決定。宿舍門立在面前，他的決定又起了懷疑。又向後轉走，求最後的決定。行行復行行，最後的決定之後終又有了決定，也就終沒有一個最後的決定。他悵望着樓頭的燈光，默默地禱頌她的安眠，他回宿舍去了。

星期日的上午，他沒有看見雪莎，心裏更加着急，不知到底是怎樣了。雖然有江淑在，無從去問他。午飯時暗暗在女生膳堂外探視，也沒有看見她。

——唉，快要端陽節了！怎麼這樣快！

他在宿舍裏睡在床上自己嗟歎着，但聲音很高。江淑在自己床上看書，只在喉嚨裏答聲“嗯”。別的什麼也沒說。

——江，你回家去麼？

——不，端陽節誰回去？也不放假。

——但是離家這些就想念起家鄉了！你們同鄉沒有人回去麼？

——沒有，

——沒有？我今天一早好像聽誰在窗外說，回 T 縣去，不知是誰。

——沒有，我們同鄉很少，我是知道的。

——那我聽錯了。

又竊跑出宿舍，心裏忍不住想笑，

——江淑，你也上當了！

他雖然覺得得計了，既出了宿舍，雪莎沒有走，但在那里呢？剛展笑容的臉又平靜了下去。向校園去走，靜悄悄沒個人影。忽然西面起了一陣嘈雜的響音，回頭去，正是雪莎同幾個女同學回來了。

他滿心的快活，恨不得捉住她訴說個痛快。但她回宿舍去了，他在運動場上徘徊，他想，她一定要來運動的。果然，她們來了，他踱到校園裏去。

校園本與運動場相隣，在園裏外望，可以見到正在擲籃球的她們。他背着水坐在雪莎常去洗手的一塊石上。望着她們擲球，似着她來洗手。

她在場上還是那樣活潑，同平常一樣。並不因昨天的事而現一點沮喪。他奇怪了，看着她那婀娜矯捷

的體段，活潑天真的態度，真疑她是仙人了。他的心跳躍了，熱情似要從鼻尖噴出。他提起鉛筆，草了一首詩，寫好了，他對着溪水說：

——快樂公主呀！我愛你，你不嫌侮辱麼？倘是你嫌……，那我情願永不親近你，使這醜惡的人不要污了你的明星似的眼睛。

場上的喧噪聲音漸息了，他還在沉思。

——噲，詩人！怎麼又在這裏？做了什麼詩？

——唔！……

他要說話，但不知要說什麼。告訴她心裏的快樂麼，似乎不應該說，所有的滿腔快樂都雲雨般消散了；向她說昨晚的計畫麼，本有些躊躇，而她現在滿臉都是快樂的表現；這麼來，說什麼？那樣多的話都沒有了。胸中如同被電掃射的一樣，什麼都沒有了，

——密司沈上午那兒去耍？吃過飯麼？

——買東西去來。你近來做詩麼？我很想看你的詩哩！前天看了三本“白沙。”我覺你的詩真句句如花香熏上我的心。但是我最不能忘記的還是前次在 N 報上的一首小詩……

兩人都沉默了一歇工夫。

——我的詩那能及密司沈的散文呢？你的散文裏充滿着詩趣，比我徒有詩形的詩高多了！

——大家不要客氣，但你的詩我真想讀，如有新作，請你先給我看。我的散文你如覺得好，那也是你的胃口了。

——不過我的胃口是一般的哩！密司沈，真的，請你給我們一篇文章吧！

——呀！真的要文章嗎？我倒還沒有做哩！這怎麼辦？

小溪裏的水都可以聽見了。園裏這樣地靜。他們看着流水，看着殘春未曾帶去的落花。他們談話的聲音都有詩意了。流水似乎嗚咽着向他們說道：

——放低了聲音，你看我們是多麼靜！你們不要粗暴地講話，請同我們和協起來。

——這樣吧，——她說：——我回去寫一篇文章給你，晚飯後交卷。同時請你將最近的詩帶給我，好不好？

——這樣好極……

她已跳起就跑了。他仍坐在溪旁，玩味着她那遺留在水裏的聲音。

三

又窩站在教室面前，望着燈火歷歷地女生宿舍，人影在燈前搖動，輕脆的聲音，隱隱可聽。他眷念着窗裏的人，手摸弄着衣袋。

——她明明是說將詩帶來。我自己不來怎麼帶來？我不來，她又怎樣完卷？這一定可去，去！

他開始移動脚步，慢慢地小步向前走，燈光一點點近了，聲音也漸清晰了，他似乎已聽到雲莎的聲音。因而更增加了勇氣。

——這次不能再不進去了！

他上前敲了她的們。就聽見雲莎的聲音：

——誰？

——我。可以進來嗎？

——好，請進。

他一推了門，心就勃勃地跳。覺得同時要擠進眼簾的東西過多了，擠得眼花撩亂。雲莎從椅上跳了起來，臉上露了笑容，他的心才定了。隨又四周遊目一下，才曉得這屋裏只有雲莎一人在。

——文章寫好了麼？

——做好了，還有一些沒膽好，因為稿子寫得太草率恐怕看不清，所以重寫過。請坐坐好罷，我來膽好。吃茶麼？吃煙麼？……

——好，不要客氣，你快寫吧！

她又坐下去寫，他站在一邊覺得無聊，仰臉四面去看，這屋裏放着四張床，四個檯子，一個公用的梳洗台。陳設同男宿舍一樣的簡單。雲莎的床靠在窗口，檯子也緊抵住窗子。檯上陳設一些精美的文具，但不十分整齊，窗子旁邊，——就是她床的頂頭牆上，掛着一張雲莎自己的像片，態度雖活潑而又表示出嚴肅，可看出一個個性很強的人。床的正面牆上掛

着幾張像片，都是拿破崙，林肯，拜崙，一些偉人的遺照。她的旁邊一張床，不知是誰的，床上放着一本“白沙”。

——好，寫好了。

她一邊擱了筆，自己還在看着稿子說。

——這屋裏幾個人住的？

——我和潔秋，孫倩芸，林淑娟四人住的。

——密司周也住這裏？

——是的，才搬過來；這就是她的床。

她指靠她旁邊的床。

——這篇文章寫是寫好了，但自己總覺有些不好，老實說，倘是不能用儘可不要發表。——啊，你的詩呢？帶來了麼？我看，我看。不知怎麼，你的詩……

——帶是帶來了，你的文章交給我罷。

又筠有些不知所措了，要是將詩給她，即刻要離開了這覺待神秘而疏暢的房子；不給她，又怎麼辦？說罷？說什麼？去吧！他堅決的想。

——這是我近來做的兩首詩，是……送……給……你的，請你指正。

他臉有些發熱了，低着頭，一手接過雪莎的稿子，一手從衣袋裏掏出一個信封遞給她。脚已向門外退步，似乎有人追來了一樣。

——坐一坐，怎麼就走了？

——不，再見。

他匆匆跑出宿舍，唯恐有人追來樣害怕。也不敢回到男生宿舍，一直向校外去了。學校近旁本有兩家菜館，但他也不敢進去；一直走，走到離學校有一里路的北興路上，向一家菜館裏走去。

堂信跟着走上樓，

——先生，要吃什麼？要吃麵？吃飯？

他這時似乎有些忌諱，不肯說那個字。

——炒兩樣菜來，拿兩個碟子。快些！快些！

——吃飯？

——飯停一停再說！——他有些着急了。——誰到菜館來先吃飯的？哼！這樣還做堂信？真糊塗！

——噢！先生吃酒麼？白酒？紹興酒？五茄皮？

——哼！算聰敏！白玫瑰半觔！快些快些！

他也總算聰敏，老酒沒吃，吃了白玫瑰。忌諱的

字也免了。可是心裏在跳，堂倌的酒又拿上來了，他
不免有些慚愧。但是終也壓不下胸中一種莫名其妙的
衝動。只好還用好方法，請出第二個他來解釋。

——這不是我想吃這個，因為要止住心頭的跳
動啊！祇這一次，下次決不無故吃這個。並且這次可
以做紀念！

他安心吃“這個”了，半筋又半筋，終於大醉了。
醉熾熾叫了堂倌來算賬。

——多少錢？

——一塊八角二分。

——怎麼？這樣多？你怎麼算的？算給我聽。

——這裏面兩個炒菜八角四分，兩個碟子四角，
酒五角八分。一共正是一元八角二分，不錯啊！

——胡說！酒……這個要五角八分？真胡說！

——先生，你想想吃了幾壺了！我們沒有錯的！

——我吃幾壺酒？

他剛一說，即刻就止住了嘴。付了錢向外就走。
什麼也沒有說，堂倌呆了。他心裏想，怎麼這樣晦氣，
又犯忌諱了？哼！今天算便宜了他！明天再來同他算這

個眼！一邊東闖西倒的走，闖到學校裏，回到宿舍，看各人臉上都在笑他，他有些害怕了。江淑在一旁用鼻子哼了一聲，他更害怕了。急忙倒在床上，用被蒙了頭。雖然睡不着，總歸也減輕了些心頭的戰慄。並且停一會兒，也就睡熟了。

星期一的早晨，太陽已經光顧到他的宿舍，他才懶懶地起床。前日的恐怖還未退去，死守在宿舍裏不肯出來。課也沒去上，只懶懶地延挨這沉重的時間。刻刻疑神疑鬼，連他自己也覺過不安了。

——蒲先生，蒲先生！辦公室裏去！

——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可是茶房已經去了。他的心不禁又跳動了，跳動得像鷄爪搔的一樣難過。“一定是那事發作了！”他想。但這種測度有什麼用呢？就是猜中了，又怎樣呢？辦公室不去終是不行，他退步想如何措辭遮掩了，不過，有確實的證據在，又如何抵賴得過呢？“唉，倒罷！不圖好意愛人，人家當作強姦似的反抗起來！中國人就是這樣！不愛就算了，我也沒有強迫你，何必這樣難我？雪莎呀雪莎！你是這樣地壞心腸！唉，女人本來

就是這樣下流的東西！”他只在心裏咀咒，辦事室裏終是要去。他恐怖了，這時宿舍裏幸虧沒人，不然，他這付焦急的面孔，真要使人好笑又害怕呢。他用力將脚一蹬，離了宿舍，向辦事室去。當他看見辦事室時，同時就看見辦事室門口站住的校長。他再想迴避不去，又不能了。硬着頭皮低頭向前走，

——蒲又筠，你怎麼沒上課？

——病了。……招呼我有什麼事？

他戰慄着大胆的說了，就聽校長急促地說：

——什麼事！

他知道厄運降臨了，校長這樣的口氣，一定不肯從輕處罰了。但是這有什麼法子呢？他想，“忍受吧！”那辦事員未免過不識相了，在這時他還說：

——密司脫蒲，快信請你拿去。

他真難過極了，“這時還有什麼倒霉催命的快信，他心裏暗罵了一句，看看校長也沒有說什麼，他只好先去簽名取了快信，放在衣袋裏，又走到校長面前，預備受他的裁判，他偏又不作聲。又筠真急了，

——校長，什麼事？

——什麼事？

嚴重死板底校長底臉，現出一些驚疑，大家都覺愕然了。但一轉瞬，又篤真又有了希望，便更問一句：

——校長沒招呼麼？適纔茶房去招呼我啊！

——是我招呼你拿信，信給了你啊！

辦事員笑着說，校長的臉上也放下些笑，他自己也苦苦一笑，出了辦事室匆匆跑回宿舍去了。

——啊呀！我的媽麼！駭死我了！

他倒在床上，又好笑，又好氣，歎了一口氣。但是恐怖剛一過去，希望又來侵犯他，人真是不安穩的東西啊！他想念着午後二時的到來，他又去睡了。但他剛想睡下，覺得衣袋裏有東西響，他想起這是那封快信了。從袋裏取出，寫着“V縣蒲寄，”是他父親的筆跡。

拆開看後，心裏淺淺蒙上一層不快，提起筆回了一封信，說要到暑假才能回來，這時正要忙考試哩！信寫好已吃午飯了。他這時胆子也大了，竟跑到飯廳上吃了飯，吃了飯就又向校外去了。

出了學校向江邊上跑了一趟，又向城裏去跑一

趨，雖然滿身流了不少汗，時間總延遲去了。回到宿舍裏用冷水洗了頭上的汗，覺得清楚了許多。伏在宿舍的窗上，看着從教室裏出來向校園去的人。

兩點鐘敲了，他的眼睜得很大，唯恐有一個人從眼底漏了。學生們一一都又向教室裏去上課，他的眼底戒嚴才鬆懈起來，而他的目的人果然來了！

他不見雪莎向校園去了，她一邊走一邊還四面看顧，似乎防備被人看見。他的心花怒放了，跳起來開了宿舍門也向校園去。

這清靜的園子，真像一個冰箱，又竊那樣地熱烈向園子跑，剛到了園子門口，一看見坐在石上的雪莎，就冷靜下來了。他歛低着頭，看看她的手向前進，她，也不像平常那樣地活潑，低了頭含點羞意，在摩弄裙角。他的腳遞加地慢了，走到她面前，只在臉上招呼她，也說不出話。

同時抬起的眼相迸裂了，迸裂出嘴角上的微笑。

——你又做這樣的詩了！難道……；但我要你詩，並沒要你的信看啊！怎麼一古腦兒什麼都拿來？

他祇微笑着，也不回答，享受這彈簧似的音調。

——怎麼不說話？請我來做什麼？……

——雪莎，……你也不懂我的詩麼？……

兩人都靜寂了，同園裏固有的靜寂一樣地靜寂。
雪莎臉上也發上 一朵紅雲，看那靜止的水。

——雪莎 請你知道，我的心早已，……不是最近的了。你或許不能明白我，但我也未必向你說，因為我們既做了好朋友，將來你總會明白的。……

——我也不願知道那些，但願明白你那一首刊在N報上的小詩是些什麼意思……

她要笑了。他不免有些臉紅，急急地說：

——雪莎，還說那些做什麼？我看她的兩首詩倒不像不懂詩的，哼！那知那樣地不通！雪莎，死去的事不要重提吧！祇要你能了解我的詩就得了！

——她真好笑，不知為什麼看了你的詩都覺不滿意似的，過就丟了。近來她又病了咧！不知怎的。

.....

.....

他們的話，是怕被流水竊聽吧，逐漸地低微，低

微到祇有他們自己兩人四隻耳朵聽得到了。

——快下課了，我去了，有暇再談吧！

——今……

她一縱一縱地跳着走了，走到園子門口，停着一隻腳，回過頭來微笑着，低了頭，淺淺行一個禮，但是她的眼睛釘着他的眼，並不因低了頭而移了視線，這樣一個禮，引得又竦跳起來去握她的手，可是他到了園門口，她已跳到運動場上去了，還回過頭來微笑哩。

他停了五分鐘，也出了校園，園外暴烈的太陽，曬到身上，才感覺到園裏那透人心脾的清涼，那清涼溶了全身的皮膚，溶了各個覺官。他現在只覺得皮膚的毛孔裏都透空的爽快，嘴裏也同吃了薄荷似的；眼睛看着東西都清晰而漂亮了，耳裏聽的音都像從音樂箱選擇過有了音律；……

又竦算是嚐到戀愛的甜蜜滋味了，每天下課便約着雲莎去校外江干上散步，讀些詩歌小說，談談作詩作文的話。覺得暢談後如同吐出累年舊病的病菌，異常的疏暢。在最初兩天，他從江干回來，倒在床上

自己覺得有這樣的情底安慰，已是很滿足了。這時自己也陡覺高尚得了不得。

——唉，現在一般空談戀愛的，真是禽獸！動不動就扯到獸行上去！那是什麼戀愛？簡直是淫的買賣！唉！不要臉！看我們是怎樣？這樣的好，走路都是互相離開兩邊走，手都沒有握過。是多麼清高！如我們這樣，才可稱做戀愛！

真的，又篤他倆是很清白的，在他們聚在一道的時候。並且他還想過：“我應當保持我們的人格，倘不是她情願同我握手的時候，我決不求她這樣；倘她不願……，我也不……倘她不……我也不……，……我是這樣地清白！”

他們這樣過了五天，真的，他們很“清白”，沒有什麼。到下禮拜日，他們約好到江干公園去耍了。這天公園裏遊人如織，他們爲迴避衆人關係，坐到臨江一塊假山石底下。那里，假山做了他們背後的屏障；左右叢密的短樹，遮着他們；面前連天一片江水，雖然江水澎湃，但他們感到無限的神秘。或許地方與人的情感有關係吧，在這樣地方，而清高的他，也思

想神秘起來了。覺得這樣地方不是合於談學術的，應該不要辜負這樣的地方。

江面上的風還帶得春意，雖然天氣已經是快五月中旬了。他們都感沉醉，再也不想談那枯燥的學術。

——看，那千里長天，接連着無邊的江水，中間映着那一片雪白的錦帆，多麼壯美啊！雪莎，你着！倘使啊，……我們坐在那隻船裏，我們將要怎樣呢？將要微笑吧？或許要仰天大哭吧！總之，哭也好，笑也好，那總是個恬靜的天堂了！

——但是我要與歎了！詩人的“烏托邦”，誰能去實現牠，來安慰我們所寶愛崇敬的詩人呢？可憐詩人們想望着，謳歌着他的天堂，而他却還永遠處在地獄的人間！我說詩人真是可憐！他的思想的頭昂在天外，他的實際的身體陷在人間。他能得些什麼安慰呢…

——但是詩人不是想爲他自己祈求天堂的！所以他祈求來的或許去安慰了別人，詩人所以才是最偉大的……但是，雪莎，……

他的聲音低微了，像空中振盪着的嫋嫋地夏風

之聲。他的手有所移動了，但慢得像嘴裏說的話。

——雪莎，我還不是詩人，但我已有了你……

他的手伸到她的手上了，握住了，握緊了，……

——已有了你來慰安，我是多麼幸運啊！

在這時他自己未免有些慚愧，想起他的清高自負，然而這不是難事，他還可應用他的好方法：

——握手，這是真情的流露，當要握手的時候，實是他心底的一種不可遏止的情的衝動。倘使你故意遏止他，那便要矯情了，矯情的結果，轉要流入虛情的。並且這種情的衝動，決不是性的衝動！我們要制止的是淫，不是情！那種借握手以便做性的階梯的，才是我們要制止的！

第二個他爲他解釋過了，他又安然了。於是握住她的手，並且很緊，較剛才更緊。

——但是，我有什麼可以安慰你哩？要能安慰你的，是潔欣……

——雪莎，你怎麼又胡說了？我希望你不要再提她！

——不過，真的，我就是這樣的人，恐怕是沒有

什麼可以安慰人的。

——雪莎,你不要再這樣說了;你就是現在所給我,已使我要向你感謝了!……你聽,這是什麼聲音?

南風裏帶過來的情話聲,使他倆神往了。他握住她的手更緊了,他的眼瞪住了。他突的站起,她也站起了,他將左臂摟住她,頭低下去,低,低,至於他們的嘴相接。他突然覺得全身經了一下震顫,嘴上麻麻地似乎失了知覺。她兩眼緊閉着,仰着臉,如同渴睡的孩子睡在他母親的懷裏。她的額前覆髮刺着他,使他癢癢地,覺得全身都被騷動了。他還緊吸着她的嘴,似乎要從她嘴裏吸起全生命的燃料,從她嘴裏吸起全量的愛情。假山石後有人說話了,他們才鬆了手,重坐了原坐。大家又低了頭,似乎都做了害羞的事。是的,在又筠本來覺得有些不應該的,但他這時可以請出他的老方法來,爲他解釋。

四

暑假將到，他們學校想在行畢業禮那天，舉行一個盛大遊藝會，籌募一筆基金，全校學生都很忙碌。課已停了，正在籌備一切遊藝。又筠是不喜歡這些的，也不肯加入去籌備，但這幾天也不想做詩，也不想寫文章。終日覺得像吃鴉片的人，吃了鴉片，興奮一陣，快活一陣；在這興奮快活的時候，當然祇肯享受，不願去苦思做事；到了興奮一過，便又萎靡不振，百無興趣，這個使他興奮的鴉片，就是他的新生命般的雲沙。

現在他自己也不知爲的什麼，以前靈魂不安定，

可說是愛情的沒有寄托；現在呢，可轉而更不安定了！以前要寫文章時，就要廢筆長歎，“爲誰去這樣努力？”現在呢，懶懶地想終日對着雪莎，什麼也不想做。一離開雪莎，吃飯也沒興趣，睡覺也沒興趣，任何什麼，也都提不起興趣。似乎他屬於雪莎了，雪莎來就活躍一下，雪莎去，就不動了。可是每天見雪莎的時候少，離雪莎的時候多，而他也就快樂時候少，愁苦的時候多了。他真煩惱，也曾這樣想過：

——算了罷！我這苦命的人啊！是不配戀愛的了！不戀愛固然痛苦；戀愛了，可更痛苦，我要他做什？

他雖這樣想過，但終也只是這樣想吧，雪莎一來，他什麼都又忘了。拉住她的手，親着她的嘴，她芬芳的嘴唇，使他全身都覺流暢而輕快，而他的一切都忘了。只輕輕地叫。

——我的愛人呀，我新的生命呀！你永遠擁抱着我吧！我將要沉醉在你的懷裏了！永遠地沉醉……！

雪莎爲着跳舞的事，也着實很忙，製舞衣啊，排練啊，已經很忙，而又忙着刺繡品，預備故展覽的陳列。來同又寫情語的時候也少了，這時離遊藝會的日

子更近，只有五天了，大家忙的也更厲害。

又筠一人坐在校園那塊石頭上，滿心藏着憤恨，覺得雪莎過不應該了，將他丟在一邊，終日愁苦着。她來了，至少責她兩句。他還在默想，而她已來了。

她站在身旁，低頭微笑着，一手扶着他的肩，也蹲下坐在石上。一邊笑着問：

——怎麼這樣忍不住？又來催我了？

他摩弄着她的手，想說話，而預備責她的話已忘了；想訴說自己的痛苦，使她明白自己的心境，於是嚶嚶地說，

——雪莎，我一離開了你，你曉得我是個什麼樣子啊！我真如失了魂魄了！是的，你本來就是我的……

——不要這樣子，隨便什麼人都是要有分離的時候，無論短暫的與長久的，這樣子怎麼了？

她還微笑着，而他的話又完了，只摩弄着她的手，丟開這個問題，講到別的上面去了。

僅一瞬的工夫，他又成了無上的快樂王子，擁抱着美麗的愛人，聽着樹頭的蟬鳴，鳥歌。他快樂了，如同醺醉在醇酒裏。無數慾望的蟲，又在他心頭爬

動，使他癢的不安，雖想勉強按下心，可已不能，於是第二個他又爲他解釋接吻的真義了。

她從他的擁抱裏跑了，他知道捉她不到，也就讓她去了。可是她一走，園裏寂寞了，他看見從未見過的寂寞，午後的斜陽，死板板地在要用最後的威力，曬死一切生命，他看到這樣一個殘敗的景況，心上又感到一些寂寞底悲哀。

——雪莎，你就不能和我在這裏多坐一會啊！爲什麼急急跑了呢？你既愛我，怎麼就……

他低着頭從校園出來慢步向前走，經過了運動場，走上教室的走廊。教室自停課後，便做了遊藝會的辦公處。他因爲沒有爲遊藝會盡什麼力，便也不肯進去，在長廊上徘徊。忽然間，在他的耳膜上感到一個使他注意的聲音，他轉臉向教室裏看，他的眼睜圓了。

雪莎在教室裏一張縫衣機器上縫舞衣，她一邊縫，一邊同站在她身旁的江淑說笑着，江淑雖然也在微笑，但隱隱地在臉上表現着愁苦的樣子。他這時什麼也沒聽見，只聽見她的笑聲，那使他刺心的笑聲。

他的眼淚即時落下，將脚一蹬，奔向宿舍去了。一路上只看見面前是一個死境，是一個最悲慘淒絕的死境。

——你既愛江淑，何必又來同我周旋？哼！騙人的妖精！好！算了！我們從此斷絕了吧！是啊！終日有人伴着，還要來看我麼？

他的心火燃燒了，提起筆拿出信封就寫，但是直接的罵她，未免過鹵莽了。他想，還是先請她來再問她吧！他寫好了，找了茶房送去。他又跑到校園裏去坐了。

當他自己悲痛不堪的時候，覺得有陣匆促的步聲進到園裏來了。他一抬頭，那果然是雪莎。他抬起的頭又低下了，很悲切地從嘴縫裏透出一些細微的聲音。

——雪莎，……請坐！……

——怎麼？你怎麼了？剛剛才去了，怎麼又要叫我來？有什麼要緊事麼？你這個樣子？又爲！

——唉！……我還說什麼？你，……你，我真不明白，我請你明白的對我表示吧！請你知道我是你愛的

裁判之下底未決囚犯！雪莎，你不要苦我了！你不是不……愛我呢，請你明白……

——怎麼？又筠！你瘋了？你說些什麼？

——我，我？倒沒有瘋，哼！你知道，我可早也知道！密司脫江本來什麼都要比我高得多！我本是沒有資格的！我早知道我也……

——又筠！你真糊塗！難道我同一個男子講話，我就是愛上那個男子麼？……他幸是我的表兄，倘是我的父親，哥哥，那你也要……？

——但是，你的表兄我也知道，你很不應該對我這樣；但事是不能兩全的，尤其是這個問題……

——又筠，你諒解也罷，不諒解也罷！我對你，良心上都不會受一毫的懲罰！這是我可自誓的！

她說了站起就走，又筠慌忙一把拖住她。

——雪莎，你不要這樣氣，你聽我同你細……

——現在不要說了，你去想想再說！好，再見！

她的手一揮，脫了又筠，從運動場走向教室去了。又筠呆了，看着她的後影，覺得什麼都完了。他還呆呆站在那塊石頭旁邊，儘望着向校園門口的去路。

眼淚勃勃落掉下幾顆，他才想起自己真是悲哀了！重又坐在石上，看着靜止的水，想起過去未來。

——她到底爲的什麼？她要是很愛江淑，爲什麼又來和我……？但她在最近兩三禮拜，對我實在是很好啊！不過她不應再去和江淑……但他們本是表兄妹，也不能那樣疑他們啊！雖然他們有關係，而江淑是另有所愛的。……那麼我真不該那樣鹵莽說話！唉，愚笨的我！粗魯的我！

無邊的懊悔，陣陣壓上他的心，他要急瘋了！

——雪莎！我的雪莎！你原諒我吧！可憐我從來是被愛情所摒棄的人，一旦稍有一點刺戟，不由就疑神疑鬼了！雪莎，你諒我是愛神手裏的玩偶啊！

他滿臉焦急盡退了，緊張的肌肉，都弛緩下來，變做渴望的祈求，慢步向宿舍去，眼還逡望着教室。

這天晚間十點鐘光景，在校園裏又發現了兩個人影在樹枝籠罩的溪邊石上靜坐着。這時又俯低着頭伏在雪莎的手上，一顆顆熱的淚珠點滴在她的手心，她被那熱的淚引起了她心裏的熱，拿右手撫弄着他的頭。

——又筠，你也不要難過，只你能明白就得了。

——雪莎，你真諒我了麼？啊！雪莎！我的雪莎！

他忽然抬起頭，臉向着雪莎，一種渴慕的情充滿在他臉上，同誠篤的基督徒仰臉向着他在天上的耶和華一樣。感激的淚，不住的流，緊握着她的左手。漸漸露出一絲絲的微笑。

——不過，雪莎，我還請你諒我，我自信這不幸的事底表現，正是我對你愛的深切地表現啊！

——但是，我不願再見這樣的表現了！

一場風波，總算過了，又筠吊起那有幾石重的心才敢輕輕地放下。四周的空氣，才覺得清涼。東方淡淡射出極弱的微光，好像白霧撒在那里一樣。他才想起這是五月二十一日了。月亮吃了晚餐，正在月宮理裝還未出來哩！剛才那嚴重的空氣，他再也不敢回顧一下，關於那些話也不敢再說，於是只好漫談了。

——雪莎，遊藝會怎麼了？你的歌舞呢？

——大致預備好了，我的也沒什麼再預備了，不過“降魔舞”裏的涼秋，現在病了，還不能起床哩！

——她為什麼又病了？老是病着！什麼病？

——恐怕不出愛情的範圍吧？

——顧志周不是對她很好麼？爲什麼還又……

——但是我看她對顧志周終不過是敷衍他，並沒有什麼真情；她實另有所愛哩！

——那末，那是誰？

——可是誰也不曉得，她對人的愛好像是秘密着什麼寶貝似的不肯告訴人，在她與她所愛者之間還未成熟之前。就是我同她這樣好，她都不告訴我。

——這倒是個怪人！

——她近來苦悶得真厲害啊！時常拉住我的手嘆氣，說“你是幸福的人兒啊！我不知怎麼被造物這樣播弄着！唉，我終是悲苦的了！祝你前途幸福！”我問她何以這樣說得傷心，她又什麼都不說了！我想她近來一定在情上遇着失敗了，所以常常勸慰她，而越勸她越傷心了。弄得我勸都不敢勸。又寫，你是愛過她的人啊，怎不去安慰她一下？

他們雖在黑暗裏，可是他的臉也有些紅了。他笑着，將捏住她底手，用勁捏了一下，一邊說：

——不要胡說了！你難道也吃……吃那個酸的？

——呸！我同你說的正經話，你倒開我心？呸！

——好，不談她吧！我昨天聽說姜谷岩送了五千洋錢來捐給學校，你知道麼？真不真？

——怎麼不真？學校還要我們去致謝呢！可是我沒有肯去。因為那次他過討厭了！同學們現在還……

——好，好！決去不得！雪莎，以後你要留神，你是很危險的哩！因為他那樣人雖然外面是很好的樣子，其實是無惡不作的哩！我想他是沒有好心的！

這時，鏗鏘……敲了十一點鐘，他們急急分別了。因為遊藝會的關係，他們睡覺遲了一小時，但十時五十分就應睡了，十一時已經熄了燈了。

遊藝會在預定的日子——陰曆五月二十六開幕了，這天的來賓着實不少，這可要歸功入場券推銷的得法，入場券的推銷，又要歸功於姜督辦。校長送去的兩萬張券，由姜督辦不費吹灰之力分給了各廳長，各廳長也不費什麼力分給各科長，各科長費點事又分給科員，科員費些力又去賣給別人，於是兩萬券就銷完了。前兩天來客本不少，到最後一天的夜場，因為姜督辦也來參觀，而來賓也就更加擁擠。校長的嚴重

底臉上，又開了一次他有紀錄的微笑。

這最後一天的夜場開幕了，萬真搖動，可是姜督辦還沒有來。校長很有些着急，又着人去請了。台上仍繼續地演奏，第十齣便是莎雪地單人舞了。

當雪莎一上場，第一個就看見坐在台前的又筠，不免嫣然一笑，又筠覺得這一個贈與較平常地更寶貴了，同時會場上幾千人都似在向他注視，他更自豪了。轉身向後去看，可是第一觸進眼簾的，是那術從森嚴的姜谷岩。他真有些氣憤，狠狠地向他瞪了一眼，但是督辦正注目於台上，並不注意到又筠，他也就回過頭來，享他的艷福了。

——好！

不知那來的一聲叫，接着一陣掌聲，他得意了又回頭看了一下，而姜督辦總歸是第一個映進他的眼，並且大家都在注意姜督辦，而沒注意到他，他想起那聲好，定又是他叫的，他恨極了！罵一句：

——什麼東西！活強盜！你也配……！

他想上台去使雪莎即刻停演，一來使這登徒子失失意；二來在他面前表示這無上的威權給他看，爭

自家的光榮。可是他不敢，不敢爲私事礙了大會的秩序；不敢因此再觸雪莎之怒，於是他只得敢怒而不敢言了。瞪幾個白眼，罵幾聲壞話，而他臉厚的很，再罵也沒聽見，他也就沒法了。

雪莎舞畢了，又是一陣掌聲裏夾着一聲長叫的“好”，幕垂下了，又筠站起向姜谷岩又看了一個最後的瞪眼，心裏還在說：

——你看，有什麼用？雪莎到底是誰的？

他向後台去候着雪莎，雪莎卸裝後，果出來了。

——你的節目完了？……今天真！得好極了！

——我完了，因爲沒有排“降魔舞”咧！

——我們前台去看他們演吧！好不好？你也好休息了。今天那姜谷岩又來了，你看見嗎？

——討厭！我怎沒看見他？我看了他並且有些怕了！又筠，我們不去吧，我看了他就覺討厭！

——不管他！我們坐在他前面去，他能怎樣？

於是他們又向場裏來了。又筠找了原位置，和雪莎坐下，他如同勝利將軍向敵城下願似的回過頭向姜谷岩去看，可是，他不覺大大失望，姜谷岩已經不

在，走了。他也就坐一忽兒同雪莎去校園去了。

在第二天，全校學生都疲倦了，有的回家去；有的還暫時休息一兩天的；有的暑假不回去的，就住在學校裏。學校裏滿眼呈現的都是不安定狀態。又筠偏在這不安定的狀態裏要回家去。

雪莎站在校門外對着倚裝待發的又筠說：

——你能決定幾時就來呢？

——這次既來電報，不能不回去一次，不過催我的事，我已可猜到。我想我回家一禮拜，就可料理好了，料理好我就來的。

又筠別了雪莎，不到兩天，已到了他的故鄉 U 縣。這次他重返故鄉，與以前都有些不同。以前回來故鄉雖腐敗依舊，但還有些故鄉底特殊風味，使他留戀。而那次回來時，心神是緊張的，故鄉的腐敗現狀，使他看了同以前一樣要痛罵，沒覺到些微地風味了。

到家的第一天，他家裏也沒有說打電報召回的所以然，他更明白了，也不說什麼。第二天的午後，當他父親沒有出去的時候，他的母親講話了。

——你可向又筠說了！他已回來兩天了。

——噢，……又筠，現在你已經是二十二歲了，我也不能不顧到你這些，我為你將親事，……

——爸爸，我不是說過一次了，您為什麼還這樣多勞的操心？我說過，兒子有力量時自己會結婚的。

……

他又實行他的老政策，即刻也不再說什麼，出門去找他舊朋友去了。但是他的父母愛他，並不因此而終止了他們的義務。第四天又談起這個問題。

——爸爸，我說過了，就是娶了來家，我們不和睦時，您老又那里歡喜！我們既一定知道不和睦，那不如乘此沒到木已成舟的時候解決就算了，省得後來麻煩！……

——好，好！你不承認也罷，我可是不管你結婚的事，你有本事你自己去吧！

——是啊，我本來……

——二少爺，有電報來！……

——怎麼？我的電報？……那裏來的？……

又筠即刻心裏有些驚惶了，看了電報，果然使他氣得直瞪着眼，到次日一早，整理行李又匆匆回學校

去了。兩日的工夫，他回到學校，先在自己宿舍裏坐一坐放下行李，便向雪莎的宿舍裏去，可是一推開她的門，他大吃了一驚。

雪莎那隻床已經空了，屋裏只有一個床上有人，那床上便是周潔秋。病容憔悴，已經大變了樣子了。

——密司周，請問你密司洗呢？

——她？她已搬到校外去住了，留下一封信在這裏給你。密司脫蒞，近來做詩麼？……

——詩？好久不做了，自從……

——我希望你……

她那苦痛的樣子，現出她多少心裏的鬥爭！她唇邊鼓動多少次，都沒有說，結果，又很平靜地說：

——我希望你早點去看密司洗吧！她望着你哩！

——好，謝謝你！我敬祝你早天病好！

——唉，……恐怕是……

她的聲音很低弱，又轉臉向着床裏去了。他一時雖覺有些莫名其妙，但他的心已不在這裏了，急忙拆開信，知道雪莎住在望光路。他重回到宿舍，楊伯瑜也從外面回來了。又竊一邊和他說些別後狀況，一邊

拿了草帽，向外走。伯瑜也和他向校外走。楊伯瑜拍着又筠的肩頭，說：

——你看，這真是不幸！校裏睡倒了兩個戀愛病患者！密司周，聽說給愛情痛苦到要命了，這個，江淑，他也病了，聽說他的愛人忽然病死了！

——唔！……唉，真是不幸！

他心裏不覺動了一下。他急忙向望光路去了。尋到了雪莎的住處，推開門進去，這一對幾乎中途拆散了似的人兒，抱住了不禁要哭出來了。他們緊抱住，唯恐重又失了。但事實還塞在他們心頭。

——怎麼，在兩天內，他就野心勃發了？

——誰知道呢？那天，——你走後的第二天，校拆忽然來招呼我去，我不知什麼就去了。在他的辦公室裏，一個別人也沒有，我就些害怕了；果然他改了從來的那付面孔，很和善地和我說，姜督辦是怎樣想念我，是怎麼崇拜我，是怎樣怎樣，他的家庭怎樣怎樣，說了許多許多，說了平常絕不會說出的話，他幾乎要我立刻允許他！唉！我真急死了，恨不得一舉先打死他，然後再去和那姜谷岩算賬！但我那時爲別的

利害所制止了。我祇得說，我已經是同人訂婚了，並且已定好在下月就結婚！他聽了，頓然變了色，覺得這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他又追緊了問，“同誰？”

——是呀！你說同誰？

她的雙頰飛紅了，垂下了頭，低了聲音：

——那時說假人他也不能相信，我就說……是……你……了！

一剎間，全然寂靜了。又驚又驚又喜，雙眼同嘴同時張開了；繼而形成一個圓洞的嘴，向兩邊引動；向上吊的眼皮，也垂了下來。

——真的？……但是，倘若這是事實的話……

——後來，他說“倘使你能在半月內結婚，我便相信你，我也不向你要求了！”我遂斬絕的說：“不要說半個月，再早也可以！好，就照校長這樣說吧！”又筠，別的我有什麼法子呢？

——那末也正好了！我回去的事也算辦過了。

.....
.....
.....

——我們現在一切就要預備了！

五

當他們倆剛行過了結婚禮向休息室去的時候，旅館茶房送上一封信。信封上寫着他倆的名字，下面署着“潔秋絨”三個字，他們不覺都有些手顫了，這樣的字跡，表現着多少死氣！雪莎喊着說：

——啊呀！這倒不像她的字了！怎麼……

他們一面急忙拆開信來看，祇寫着寥寥幾行字：
又筠，雪莎：

請你倆恕我不能來賀你們，但是這命苦的人，或許博要你們來弔她了！你們能在這快樂的時候，來看我最後一下麼？
潔秋。

——又筠，我們去看她一下吧！我想她現在一定病得厲害了！我不能因着結婚而忘了垂亡的老友；而她對我倆也很好，雖在病中，還常祝我倆幸福哩！我們一定去看她吧！

——但我，……你一人去吧，我要招待……

——不要這樣，外邊自有人招待，你同我去吧！

他倆就坐了馬車向學校去。不一刻已到學校門口，進了學校，走過辦公室門口，校長正在那里。

——啊，我還沒去賀你們哩！……

——啊，謝謝校長！

他們也不多說，停也沒停，便向女生宿舍去，校長有些慚愧了；當他們走近宿舍時聽得猛力關門的聲音，他們知道那是辦公室的門。他們進了女生宿舍，一種如死的靜寂，使這一對新婚的幸福底人都覺得淒涼。推開潔秋的门。

——啊！你們來了！我真歡喜！你們情願受我的一點敬意，我來祝福你們……

潔秋的樣子，真使他們要為她垂淚，突下去的雙頰，同垂老的婦人一樣，兩隻眼睛，也陷下去，呆板板

地沒了光芒，聲音再也聽不出一些嬌脆的意味，同流水似的只有淒鳴。但嘴角上還露出一絲苦笑，

——我們很情願受你的祝禱，但是你自己休息休息你的身體吧！你近來怎麼樣了？——他說。

——不，我能在現在看見你們倆，我真快活！我明天就要回家去了。或許永久也不會再看見你們，再看見快活的你們了！……所以我想在最後一天能看見你們，爲你們祝禱，……而你們還能不忘了病中的我，真使我感謝！……來，我爲你們祝禱！

她一手拉了雲莎，一手拉了又筍，這微涼的手，又使他倆感到一些寒意。在這個六月裏，他們都幾乎要打寒噤了。她拉住兩人的手，閉了眼睛，嘴唇使勁閉了幾次，又嚥了幾口什麼似的，纔又安定了下來，像一個牧師似的，祈求着她所看不見的權能者。

——啊！愛神，我願您保佑他們倆的幸福，如我心底所企望的！我並望您能取了我這沒有用的人所有的愛分給他們倆，使他們更加地愛！

在這時大家不知是些什麼味道，眼淚都一顆顆滴下了。她的祈禱，更使他倆感激得不了！

——姐姐！我們謝謝你的厚意！但我望你還好好地保養自己身體，……唉，你的痛苦到現在還不能告訴我一些麼？我現在誠懇地請求你，你告訴給我吧，好讓我為你設些法子！

——法子是沒有了！不過我今天看了你們很高興，病或許因此就好了哩！至於我的事，我還有什麼好告訴你呢？算了，我祇求你們幸福吧！

他們多方安慰了她，她只有微笑，再也沒有說什麼。這雖是微笑，但同那“卡萊市民”裏七個犧牲者臉上所表現的是一樣地堅忍啊！他們說好明天來送她上船回V縣，她更欣慰，於是她催促他倆回去，他們便依依地離了這個病人了，在他們出門之後又聽見了哭聲。他倆又去看了江淑的病，便回旅館裏去了。

他們結婚後的生活，當然是同一般人同樣地甜蜜。大家又很客氣，這結婚後雖沒到什麼地方去度蜜月旅行，而他們的生活，也同旅行生活差不多了。在結婚時，雪莎家裏的父親來主持婚事，又筭就是他哥哥來做家長。結婚後他也不回V縣，就租了一所房屋住下，兩個人的家庭生活，當然是甜蜜的了。而他

又處處設法來娛樂她，知道她歡喜狗，也買了一隻狗子來喂，從此他們又多了一件玩具。他日間寫寫文章，讀讀書，晚間抱着嬌妻，玩弄着小狗，儘也够快活的了。

不過，不知爲什麼，到了一個月後，他們倆之間，誰也不會想對誰淡薄，而他們覺得沒有初婚時那樣地甜美了，那樣地甜美，好像是夢境，不是他們所親歷過的。但他們想，這是日常家庭所應該的！

從此他們那些客氣的態度完全去除了，他們想，這是我們真面目，我們當要發現更濃密的愛了。一天，那正是快到八月中旬了吧？雪莎思念起家鄉了，她向他說要回去一個月，又筠好像遇了極大的刺戟，驚訝地說：

——一個月！本來沒有什麼事，也不必一定回去，就是回去，又那要一個月？你知道你要回去了，我將……

——我不能因嫁了你，連父親也不去看啊！

——誰？要你看父親？不過在這遙久的一個月裏，教我怎麼度過呢？並且你那表兄也回去了，……

——表兄回去與我有什麼關係，我已同你結婚你還有什麼要求？好，不要我回去，就永遠不回去！我就算賣給你的好了；

雪莎倒在床上去了，又筠覺得不讓她回去，也不應該；回去一月，也覺過悠久了。但這在他又有什麼方法呢？他也走近床，輕輕推了雪莎一下。

——你不要氣，你要知道我要你早些回來，並不是什麼壞意啊！實在是我愛你過深，覺得離開你一個月，我恐怕將要苦悶死了！所以我想要你早些回來。這樣好了，隨你的便吧，你能早些回來就早些回來吧！

可是她終覺得不甚高興似的，雖然這樣回答：

——好吧，我到時再看事說話，或許半月就回來也未可知；不過，你不要這個樣子，……

他的心終究有些難過，他想，“我的雪莎，你怎麼總是這樣皮氣？我是愛你，你怎麼還以為是壞意？……但是她實在也不是不愛我。但到底為什麼又這樣的皮氣？”

這也不知是什麼緣故，他倆之間，時常發生了口角了。但尤其莫明其妙的是又筠，他覺得真是愛她極

了，而她轉時常生氣，一生氣，口角便起；而又鐫在每次口角之後都不忍使她難過，轉溫言安慰，多方勸解。他想，這應對得住她了，而她，雖然是氣消了，但對他從此常露着不屑意的態度。他難過極了，可又沒法。

——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我不承認她是不愛我，而她態度這個樣子。天哪！教我什麼法子愛她呢？

她在八月十二回T縣去了，這里只剩他一個人，孤零零終日不歡。每天寫寫小說之外，寫信給她，晚間自己規定的工作完了之後，逗着小狗“阿虎”耍，阿虎失了牠女主人，也同他一樣地孤單無聊。終日吃吃睡睡，到晚間這一對同病相憐者相互慰藉着，便暫時將離別的痛苦忘却了。

上來幾天還容易過去，到後來一天一天過得實在沒有些趣味，他未免有些恨恨了。

——你忍心將我丟在這樣寂寞的窘境裏獨享天倫之樂去了！……不，哼！或許天倫之樂之外還有，……唉，也說不定吧？雲莎！你是我的冤家！

他覺得這悲哀過深了，又想到許多可怕的幻景，而他的悲哀的心情更誇張了，於是撫着阿虎眼淚滴

下了，一邊哀切地說：

——阿虎！她恐怕要遺下我倆而長去了！唉，夢境呀！夢境！爲什還不讓我醒來？那結婚，婚後的蜜月生活，在空間裏何曾留下一些遺跡？啊！這空幻底悲哀！雪莎，這一幕到底是喜劇還是悲劇，我請你早些向我這主角宣布吧！我不願再沉在這沉醉底夢境裏了！

阿虎也在一旁哀切似的呻吟，他更感到這失戀(?)的痛苦了，一夜就卸衣而睡，阿虎也就睡在他的身旁。到次日太陽出來了，一切幻覺消滅，悲哀暫時潛伏起來。他寫了一封信催她回來。看她的回信怎樣，也可看出些她的真誠與否了。

她回去已經十一天了；這信去兩天才可到N縣，再一天到T縣；再三天可有回信來，倘她在隨信後就來，那末一共有十七天，半個多月了，她有回來底可能了。他想。於是殷殷地望信的到來。

在望信的幾天裏，總算比較有目標地生活，雖然痛苦是依然地，也還算較前兩天好些，不過在二十八那天，是應該回信遞到的那天，他又有些坐臥不寧了。結果，到了晚上信沒來，最後的一次郵差在他守

在門前時從他面前毫沒注意的走過了。他又重複地失望，喚了阿虎，又去數說他的悲苦，度過這寂寞地秋夜。

這還算是幸事，二十九日的早晨，她的信果來了，灰冷的心，才又復燃，她的信說二十九日動身，初一的早晨可到家了。

從二十九起，他把屋裏的鐘錶全收了起來，他想在這兩天裏糊糊塗塗地過了他，看了鐘轉又要覺得時間走得過慢了！二十九吃過了午飯，牽着狗向一個遊戲場裏去混到晚上十點鐘，回來就上床睡了。第二天癩癩地從床上起來，太陽已經快正中，胡亂吃了午飯，又向城外S山上去遊山。這一天遊山回來，萬家都熄了自然之燈重開了電燈了。他疲倦得要命，想這一覺要睡到明天九點鐘，她已經回來了。吃了晚飯，就又睡了。

果然，他突然從夢裏驚醒，聽聽果然是叫門的聲音，急忙披衣下了床，開了門，呀！那不是他的雪莎？他瘋了，跳起來叫：

——阿虎！阿虎！她回來了！

——喂！瘋子！阿虎不是在這裏麼？

他按定了心，才將浮動在眼裏的一切鎮靜了下來，幫她將箱子提進屋子，他真快活到要流淚了。緊緊抱住了她，什麼話也沒有了，心上許多的積蓄也都掃盡了。太陽也覺得更加光明。

——妹妹！雪莎妹妹！你終還是我的！……

——什麼？

——沒什麼！你還是我的好妹妹，果然回來了！

——誰會說過不回來？

這大約也是一種嗎啡作用，雪莎回去過以後，他們倆之間的裂痕重復合攏。又筠自己也覺歡喜的很，可是啊，這也僅是曇花一現，過了兩個禮拜，各人又不自然地恢復了舊現狀，兩人的意見終是不能相合：尤其是又筠越想竭力求得她的愛憐時，她越不能愛他。比如雪莎要去看什麼運動會或什麼遊藝會，又筠不想去便回絕了她，她便要氣了，又筠因為拂了她的意見，說好說壞，允許她去，她這時偏又不肯去。說：

——要不許去就不去！這樣也不算你的本願！

果然，她就是被他勉強去了，可終也是不，高興

兩人雖走在一道，好像一對兒木偶。話也不講。又筠看得難過，極力向她攀談，有時理也不理；有時用極不高興的調子說：

——我們不要說吧！說了又要爭嘴！

又筠也想過，倘使他倆是啞吧，他們間的愛，一定是要好得多，或許是最密切沒有的了。可是無論如何，再也止不了講話。他們間的情形，就不得不仍隨自然的播弄所播弄了。

一天，他們的阿虎不知吃了什麼，不住的嘔吐，她要他去問人買些藥回來。他正在寫着文章。

——狗子是沒什麼關係的，一刻兒就好，這有什麼藥好買？我的文章還沒有做好，書店裏已來信催過了，你讓我做好了！

——要買就買，不買就算了！不要拿些話來說！我不敢耽誤你的稿子！

——雪莎，你怎麼這樣不原諒？我實在是因為忙啊！並且這實在不是什麼要緊的事，所以可……

——好！不要再說了！你再說我不願聽！

——你不願聽也好，聽也好，我總希望你能明瞭

我的內心，你不要因為小事疑心我，我對你的愛絕不是這些身外的事所能損壞一些的！

——我……好，還是不說吧！說了還是吵！

——雪莎妹妹，我總望你原諒我些，我更望你略為改改你的皮氣，因為我處處遷就你，還不能得你的歡心，我只能請你改你的皮氣了。你凡事能反省一下知道我處處都是為愛你的；處處都是對你愛的表現，雖然表面或許是使你生氣，但還請你澈底考慮一下，我的心理上是否要使你生氣？……

——要我改？那比登天還難！你也不必什麼遷就，恐怕這遷就是愈遷愈遠！我的皮氣對，我不能改什麼；就是不對，我更不願改！又筠，我看我們還是少說話為妙！你要知道，我是寧願失敗，不願遷就別人的！那無論是誰！……

——我不相信人的皮氣是絕對的，我可用我的經驗做證明。雪莎，你要是愛我，我還請你採納我的一些話。不然，我們將來……

——你說我不愛你也罷，我更也不願有什麼解白。不過我也有些怕，怕我們這分裂之痕不久要破裂

了開來！我恐怕這將成爲難免的事！

她雖這樣說，可也現出一些哀惻的調子，而又筠已經像看見了分裂的實現，止不住眼淚奔流，悽惻地走近雪莎，拉住她的手。

——雪莎，你情願我們到這個地步麼？我的愛！我真害怕啊！你說的這樣情形，是怎樣一個可怕的慘景啊！雪莎啊！我們無論如何要逃開這個慘景的發生啊！你情願任這個自然趨勢來麼？

——倘是牠來了的時候，又有什麼法子？

她說時站了起來，向外面去了，室裏剩他一個人，不覺又悲緒叢生。

——我終是得不到人家的愛麼？但是我相信你，雪莎，你不是沒有愛過我的。不過你爲什麼到現在有些變了呢？……

他左思右想，似乎已經有些明白，而他也不敢再去求更明白些。這個些微的明白已使他恐怖，悲傷了！他從屋裏出來，站到門口去望雪莎。寂寞的街上，只有一兩個懶散的行人，映着懶散地墮秋夕陽，世界除了他似乎都是快樂底。他更感到自家地孤單了。遠

遠地一男一女很快樂地並肩走來，他更有些神往了。

——人家無論是情侶是夫婦，都沒有像我們這個景况的吧！唉，又錫！你的命運是早定了！

在忽然地意識裏，他想起她是出去半晌了。何以還未回來？並且平時出去都說明了到什麼地方，今天到底是到何處去了？他思想裏給他以很大的恐怖，有個不敢切實思議地恐怖。他立即鎖上門向街頭上去。惘惘然，茫茫然向那一望無盡的街上去走，一路低着頭，在要想些什麼，但又捉不到一個思想的頭緒。忽然聽到兩個人走路的声音，他想，這該是那剛才遠遠看見地兩個幸福的人吧？算了，不要抬頭看人家了，人家的幸福至少要惹起我的傷心。……

——哦！是不是又錫？！

——你怎麼出來了？

他真怔得呆了！這兩個是誰？他鎮靜了視線不定的眼，才勉強放下了笑容。

——噢！淑哥！你幾時來的？……雪莎，你去接淑哥來麼？

——我剛到這裏，在前面正巧碰到雪莎了。

—— 那末，到我們那裏去吧！我也沒事閑走哩。
於是三個人默默地在這寂寞道上慢步走回了家。

六

三個人走回家，在又筠的書室裏坐了，大家也不得不勉強開口。於是雪莎先向江淑說：

——你的病已經全好了麼？

——已差不多算是恢復了，除精神差一點。

——淑哥，你這次病的起源是怎麼起的？不久還聽說你病得沉重，現在又怎的很快就好了？我真想不到你現在能夠出來了！

——唉，真的，連我也不明白。——江淑的不自然地態度使自己的臉紅了。——病來的也莫明其妙；去也去得莫明其妙咧！

——聽，……

又筠這一聲神秘的答應法，使全體的人都莫明其妙，而莫明其妙中似乎有些恐懼的成分。

這也是一件莫明其妙的事，江淑與又筠在學校時本是朝夕相共而言語投機的人，這天他們倒像生疏起來了。這或許是他們加了一層親戚的關係轉應客氣起來麼？江淑在又筠家裏吃了晚飯便向學校去了。這時學校開課已經一個多月了。又筠和雪莎因為校長的關係，結婚後也沒有繼續去讀書，便寫着文章自謀起生活。江淑因為回T縣養病，因此來的很遲。當他回家去的時候，病是異常沈重，那時已經要開學了。自從回去以後，又筠所聽到的消息，都說很不好，而最近才三禮拜的光景吧，江淑忽然爽然若失地病好了，這本是有些近於奇怪，何況是又筠，於是在他前日發現的一些明白之外，又發現另一頭緒的明白。

江淑去後，已經八點鐘了。雪莎的臉上，又取回了江淑沒來之前的呆板和靜默。阿虎的藥也吃下了，一刻工夫，嘔吐好了，雪莎又給些東西給牠吃，牠又

恢復了原來的樣子活潑起來。雪莎也漸形歡喜了，逗着狗亂跳亂撲，就更覺喜形於色。狗子一時不願跳躍，只在她腳下挨偎着，她便覺沒了興趣，必得又逗得阿虎照前那樣跳躍一陣。

她坐在椅上撕着一塊牛肉，引狗子跳起來吃。又筇坐在一邊看着她，自己默默地想。

——狗子吃了藥嗎？買的什麼？

她聽他講話停了一下，但也沒回他。

——雪莎，阿虎吃的什麼藥？

她還是不作聲，他覺無聊而又悲傷。長長歎了一口氣，背轉身，提起筆想寫，寫又寫不下。放下筆，歎息着低聲地說：

——阿虎真幸福啊！可憐我不如狗！狗還能得你的愛，我竟不能受你的憐！幸運的阿虎！

——哼！……

她在鼻裏哼了一聲，好像是笑。他可感到心裏酸酸地不知什麼味兒。恨不能按倒雪莎，拿種特別的光鏡照透了她的心理。

阿虎吃飽了，看見又筇的一件夾袍放在椅上，底

邊拖到地上。牠跑去拖了衣裳就要，又篤急忙奪過了衣裳，說：

——就是這件衫子，不要將牠弄壞了！狗先生！

——誰教你放在椅子上？

——唉，狗子拖衣裳要，這難道也是應該的麼？你何必對我一至於此？唉，真是我在你面前連一隻狗也不如麼？雪莎，你怎麼現在這樣了？

——你，你是一隻沒有用的貓子！恐怕實在不及一隻狗子吧！你的衣裳爲什不掛起呢？

他不願再說，也不敢再說了。一個人回到臥室裏聽外面狗的跳躍聲，不由他的不值錢的眼淚又滾下了。他想，我連那只會跳躍撲跌的阿虎都不如啊！……唉，阿虎！阿虎！就是你奪了我們間的愛情！倘沒有你，我們間的愛一定會好的。這混賬東西，我一定要驅除你！……還有那個他……也是我們間的阿虎吧？……唉！……照這樣下去，我真要苦死了！……是啊！我早說過，我要應該獨身的啊！曼華，靜如對我睬都不睬；潔秋剛看了我的詩就罵起我了，而她復又失戀病重；雪莎，我都以爲是我的永久地伴侶了，誰

知道到現在成了玩偶的名義夫婦了！又窩呀又窩！你這僥倖闖進愛園的小丑啊！快些滾出去吧！何必再演些喜劇供人家笑呢？我早決定過我的終身啊！好吧！不要再留戀了……但是，我的雪莎我終不能忘棄她啊！她是我的靈魂地全部！她，不過是皮氣古怪些，但這不是她的過處，我自承愛她，難道這些還不能原諒她麼？又何怪她要生氣？唉，都是我自己的不好！有福不會享！還去自尋些煩惱來！但這或許是我永遠不能得人家愛的原因吧！唉！可憐！不會愛人的笨漢！……上帝啊！你救救我這可憐的人吧！

秋夜應有地一些秋聲，和他心靈的嫩芽所特別感觸到地秋夜的悲哀，在他思念時候雜奏，他從思想的懷裏轉來，便又墮入這個醉人地聲音裏，不久便又添了一些聲音加入這寂寞的秋夜。這是個粗魯而低弱的墮泣聲。

秋日早晨的一種清氣，好像是希望的象徵。使軟弱底人都感到一些些微地興奮。又窩從夢裏醒來，看自己還是穿着短夾衫，連衣裳沒有脫就睡了一夜。再看雪莎也和衣倒在兩張合併在一道的椅上。沒有上

床來睡。

他於是蹶到她面前，輕輕地推了兩下。

——雪莎，雪莎，上床去睡啊！這樣不是着了涼麼？好，起來上床去再睡去，好妹妹，起來。

雪莎醒了，回頭看了一下，又轉臉睡了。

——雪妹，你還氣我麼？你不要因那些小事就生氣啊！我現在很知道我的過處，我還望你原諒我吧！昨天的事已是過去，從今天起……

雪莎突然起來，一句話也沒說，滿面的不高興，三步兩步走向床上去睡下，臉向着床裏。椅子前還呆站着又筠，他又失望了，昨晚的理想又完全無從捉摸牠了。獨自打水洗臉，寫他的文章。吃早飯去叫她一次，她還不肯起來；要吃午飯，她還不肯起來。他無法，又去寫文章，而她起來了。

到了晚上晚飯之前，雪莎穿好衣服，似乎要出去的樣子。走到又筠面前，淡淡地問：

——今晚S學校開戲劇大會，你去麼？

他等她說話，如大旱之望雲霓了。他這時驚喜得望着她，半晌說：

——現在要吃飯了，吃了飯……

——不去就算了！

她推開門就走了。將一個可憐的又搞弄得哭不得笑不得，苦着臉望着她的後影。

他在這靜止的狀態裏，連自己也不知道過了幾時；醒後，知道她是去了，他的淚珠又滴落了。他醒了之後，心終是不能安定。穿了衣服，鎖上門，遲疑地又希望地向S學校去。路上更加清靜，似乎被行路的人忘了有這條街，他的思緒便又在這寧靜的空氣裏澎湃起伏，他想，“她來同我講話，這是她表示歉意吧，唉，我不該說話那樣遲疑，使她以為拒絕了。但她性子也未免過急了！……總之，她自以為我拒絕她了！好，快去，見了她，陪她看戲，再同她說明，就沒事了。戲完的時候，可以同她攜着手在這靜寂的道上緩步，那將如何地甜美！”

——冷靜地馬路啊！你不要擺出這樣的面孔！當我回來時，你恐怕不免生妬吧？

渺茫地希望，安慰着他使其前進。其實，在這時還有許多其他的思緒要輸進他的知覺，他害怕，他

不敢，於是急忙地走，一邊四面看看，阻止那些要擠進知覺的思緒。可是四面也沒有什麼可看。本來在這A地長年是靜寂着的，而尤其在這一條丫路上。於是他默數着數目，阻止那可怕的思想。

漸漸走到光明的路上，到了那最光明的地方，便是那S學校的大門。他買了票進門去，又有些畏懼了，倘使她見了他不睬不答，那將怎樣？倘使她旁邊沒有坐位又怎麼辦？然而票是買了，硬着頭皮走進去。戲還沒有演，顧客也不很多，他用目掃視了一下，已經看見雪莎在第二排上坐着，並且身旁還剩着一個坐位。

他想，“去！”於是向第二排走，從人縫裏走到她的坐位旁，先叫了一聲。

——雪莎！

——噢！……

她答應的聲音，同夢裏的答應似的，有些遲疑而含糊。當他坐下之後，剛要向她說話，看出她的焦急的樣子。於是他又止了嘴裏的話。

——你，……你怎麼又來了？

——我本來是說來的，你還沒等我說完就跑了，所以我整理一下就出來了。又怕你氣了哩！

——好，……——她不知要說什麼，又不說了。

——雪莎，你今天怎樣性子這急？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你就走了；倘使別的要緊地話，人家還沒說完，你也走了，那不將誤了大事？從前在X縣地方有一個性子最急地人，他也是聽不完人家的話的，一日，他去找一個朋友，爲着件極關重要的案件，……他的朋友向他說……他就跑了，……

——噫，……噢，……唔，……是的，……

他一邊滔滔地講，竟忘了一切憂愁，可是她祇在嘴裏答應着，眼睛却向後面進口的門時時望着，臉上更加焦急，身體不住的轉側。

——後來，以至於那個人冤枉死了，你看……

——噢，噢，……你吃過飯麼？

——沒有，你走後一刻兒吧，我就來的。

——那末我們去吃飯去，在這外面。

——不，要開演了。看完了戲再去。

——我餓的很，不能等了！

——倘是去吃飯，這位置又怎麼辦？

——那末，你坐一坐，我去買些東西來吃吧！

——那也好，但要快些！遲了要開演了！

——好，你看好位置，我去就來。

她急忙站起就走，那匆忙的樣子，很使他要笑，在心裏想，“叫你吃了飯來，你不肯；現在餓成這個樣子！”這時台上有些動靜，似乎要開演了，他心裏有些着急，眼盼望着進口的門。

但是她還沒有回來。他因為害怕位置被別人所佔領，想放些東西在雪莎的位置上。在他沒有思慮之前一眼看見了一樣東西——她的一個錢口袋，放在她的椅上。他有些奇怪，“她怎麼將錢忘了，去買東西？”再一瞬，又是一個轉念，“我看她說話不經心，莫非她討厭我先回去了？”這樣，他更覺恐慌了。向門口看看，還沒動靜。

他撿起錢袋站起想走，又停一下向座位旁一個少年說：

——先生，請你在可能的時候爲我保持這兩個位子，我即刻就來，謝謝你。

——好，你去。

他在那少年微笑答應的時候，也就匆匆向門外去了。當他剛走到門口，雪莎剛也進來，可是她沒有看見他，因為她正回頭向外看。

——雪莎！

他招呼她，一邊也去看她所看的。那剛出了門的一個背影，很引起他的記憶。

雪莎回過臉，不覺也怔住了。

——噢，你那裏去？

——你去買來了麼？

——哦！沒有。——她看見他的手——錢袋丟下了啊！怎麼買呢？……啊！位置呢？

——好，你再去看好位置，我去買了來。

雪莎又進了場，又竊又出門去買點心。當他出大門向兩邊看，已看不出江淑的蹤跡。悶悶地買了點心回到原座上。

——謝謝。

他向那少年客氣了一句，又打開點心敬那少年。

——不要客氣，我吃過了晚飯來的。

他倆就自己吃起來了，但雪莎吃時並不顯得怎樣地饑餓，吃的既慢而且很少。又窺望着她出神，也沒有說什麼。大家默默地。他於是向少年說：

——戲劇在A地恐怕還難提倡吧？你看今天只有這幾個人？而大半還全是學生。

——賺錢是極難了！賣高了價錢，學生們是不來的。……您在那個學校？

——我現在沒有進學校了，本來在本地D學校的。

——哦！D學校？幾時在那裏？我現在也在這裏面哩！我們還是先後同學啦！

——噢！好極了！學校裏現在經濟狀況怎樣哪？那次遊藝會的票資全收了麼？

不要提那票價哪！前天姜督辦來一個信，說所有券資，現在無從收集，俟有機緣，再為幫忙設法吧！你想，這些……東西，還有一點天良嗎？

——不過，我們校長也是自作自受吧？唉！

那位少年似乎不能明瞭他的話，而台上的戲已罷幕了。第一劇是演的一個翻譯的劇本，其後是一個

創作的喜劇，最後是一獨幕悲劇。這幕悲劇是國內一個作家的創作，題名“湖上的悲劇。”

又筠的心境本來亂了，只想找些東西來充塞自己的腦筋。戲既上演，便注意到戲上去，但是他還忘不了他自己的事。演到最後一劇，忽然全場的燈都滅了，使他精神一變。台上佈一臥室，但是滿室悽黑，風動窗紗，窺見一些微光，聽見一些雨聲。

這幕戲是寫一個女子因受着家庭的壓迫，在戀愛上致遭失敗，至於自殺。可是自殺未死，又不願以真面目見人，於是做鬼般隱在故居裏等待着她的情人。而她的情人因着失了她的音信，繼而得了她的死耗，便又向法國去了。在到法國之前，家庭裏爲他強結了婚。三年以後，她那潦倒詩人的情人，到西湖去寫文章解愁，住在一家出女鬼的人家屋裏。這女鬼，就是她了。她每天還是住在這個被她父親爲她遺留下底以前禁監她的屋子裏。這天她回來！他又出去了，遇到他的弟弟，知道他的別後情形，知道他有了家庭，知道他爲哀悼自己寫了一篇小說，那還沒完成。她喜極了，但她爲顧全他的家庭，她要完成他的藝

術，還是不見他，於是假裝鬼逃入她秘密出入的洞裏自殺了。

這一幕戲使又筠不禁起了自家的悲哀，想到雪莎，她能爲他守着三年麼？她能那樣愛他麼？他又想到那女子做鬼愛着她的愛人，他也想到她爲顧全他，而自己忍痛去犧牲。……於是他黯然了。

戲演完了，他們向着自己屋裏走，可是一路沒有話。晚秋初冬的涼風，有些冷意了。靜寂的馬路，或許還是笑他。他們還默不作聲地向前走，他們一直這樣到了家。

他到家就倒在一隻椅上，看着雪莎悲苦哀切地說：

——雪莎！……

——什麼？

——今天我明白了！我明白我自己在你面前的地位！我，不過是別人家一幕愛情劇裏的一個小丑，人家未了成了喜劇，我，是個小丑，爲人家湊湊戲，也無所謂悲劇不悲劇了！根本就不是主角！

——又筠！你也不要這樣說了！有話明白地說好

了!大家也不要顧忌吧!

——唉!還說什麼?這都是我的命運!我終該是個沒幸福的人!雪莎,我請你拿定你主意好了,是的,你也不要顧忌吧!

——又筠,是的,我想你有了我,是你的痛苦根源;我有了你,也是我痛苦的根源,雖然你是愛我。現在,我想我不該使你永久這樣地生活下去,得不到一點趣味。我明白了,我想我的好方法。又筠,你也不必恨我,而我也不會恨你。……

室裏的空氣由強烈的緊張狀態,而變做哀婉地悲苦了。兩人臉上都似乎有了淚痕,他又說:

——但是,我不懂你的話,你,……唉!……

——我總得使我們的糾紛有個解決!

.....

.....

七

陰曆十月初二日，——又筠他倆在S學校看戲的
第二天的早晨，兩人都從胡思亂想的夢裏醒來。各人
互相看了一眼，又復低了頭，仍舊保持着靜默。鐘擺
在他倆心的中間‘滴答’，阿虎還在床前酣睡。寒風打
着玻璃，各人有點心動。

她從床上起來，洗了臉，同又筠吃了早飯，也還
不說什麼話。又筠寫着小說稿，寫到十點鐘光景，覺
得嘴裏渴了，想要吃茶。他像平常樣：

——雪莎！雪莎！有茶嗎？

一點回響都沒有，他又用力地叫：

——雪莎妹妹！雪莎！妹妹！

空屋裏一些細微的迴聲，使他感到空寂地悲哀。再想到昨晚，一定她在那裏睡着不醒了。他心頭覺得有些淡淡的慚愧。站起向臥室裏去，雪莎也不在裏面；他又向廚房裏去。爐上燒着—壺開水，冒着雪白的熱氣，阿虎也在廚房裏尋覓着什麼。

——哦！雪莎那去了？

他未免有些疑慮，急奔出廚房，回到臥室，臥室又跑到書房，書房又跑到門外，門外冷清清什麼也沒有。他睜大了眼，又回到屋裏四處尋找，床肚，帳後，門旁，灶下……什麼地方都找遍了，到處只有阿虎跟着。他要瘋了，回到臥室裏將茶壺茶杯向地下狠狠地摔，一時滿地都是破碎的器皿，阿虎還在一旁戰慄。

——雪莎阿雪莎！你那裏去了？雪莎！雪莎！

他抱着頭在屋裏亂跳，亂蹬，嚎啕大哭。阿虎在一旁汪汪地輕叫。他止了哭聲，蹲下身。

——阿虎！你曉得你的主婦那裏去了？阿虎？

牠汪汪叫了兩聲，便咬住他的衣服向床前走。到床前牠一縱跳上了床，在枕頭上亂搔。他有些心疑，

掀開枕頭，果然有一封遺書。他真害怕，不敢就去拆開，呆呆拿在手裏，但即刻他的焦急地心終於將信拆開了。

又筠：

我感覺到我倆結婚後的痛苦，我探尋到我倆痛苦的根源了！我想願全你我各個的幸福，我們必定要離婚。又筠，你不要悲傷，這不是你負我，也不是我要負你。唉，命運支配着我們這樣，還有什麼方法！我現在回T孫家裏去，我們就開始我們離婚的手續吧！但你也不必到T孫來，我不想再見到你。我見你心裏難過，雖然你不信我是這樣。

雪莎

他剛看完，又大哭了起來，好像一個囚犯被判決了死刑一樣。一手摸着阿虎，哀切地似要同牠商議什麼。

——怎樣辦呢？她忍心棄了我們！可恨的雪莎！……但是雪莎啊！我這樣地愛你，你還不能諒解我麼？你誤會了！我要不是愛你的話，我將是怎樣的

對你？雪莎，但我仍是愛你！我永久是愛你的！就是你恨我，你責我，甚至你不愛我，你害我，我終是愛着你，熱烈地愛着你！雪莎啊！你不能棄了我啊！我是你的影子，我失了你，我是不能存在的了！雪莎！……

他擁抱着阿虎，坐在床前地下儘哭，遠遠聽到汽船的笛聲，他霍然躍起，抱着阿虎，開了門，上了鎖，直向江邊奔去。他看見一隻小輪已經駛到江心了，似乎看見一個年青婦人站在艙口向岸上招手，但他覺到眼花了。他走近輪船公司裏，向一個坐在櫃裏的職員招呼了。

——請問今天隄N縣的小輪開了麼？

——剛開了！沒看見麼？

——明天還有船開嗎？

——還沒定，今天有船來，明天就有得開。

他悵悵地向城裏去，忽然想起D學校在這兒很近，何不看看去，到江淑那里看看動靜？他於是腳下變了方向，十分鐘後，他到了D學校。

江淑正在宿舍裏睡午覺，又竊上前招呼他。

——淑哥，你睡覺？

——唔，又錫！你來了？雪莎爲什麼回去了？

——她來過麼？幾時到這裏？

——一小時前我在門口碰到她，她說回家去，究竟爲了什麼事？她自己不肯向我說。

——事是沒什麼事，不過她近來皮氣不好。

——唔！……

江淑似乎早知道其中底細，不願說了。他更加疑惑，儘望着江淑，半晌也說不出話。於是辭了江淑，要回家去，江淑送他到門口，轉身回寄宿舍了，臉上隱約現出微笑。

又錫回到家裏，空寂的幾間房子，更顯得慘澹，他也不再坐了，抱了阿虎向電報局裏去。他到了電報局寫了這樣一個稿子付給電局拍發。

T 縣西門虹橋沈建平先生，雪莎忽回T，錫焦急欲死，懇勸速回，錫寧死不願分離。又錫，

他出了電局，張張如無家可歸似的，只在街頭彳亍。心想，“岳父知道恐怕也不許她離婚的，那末雪莎一回家，便會轉來了！”但是現在這苦悶的日子如

何度過？他還在街頭徘徊，不見到了一個遊戲場。場裏各處雖是歌舞喧嘩，但終刺不死他的悲傷煩悶的心。於是他雖身在劇場裏而遊目到四周，四周那些賣笑妓女的身上，

妓女的眼，本是電流一樣，只要有金屬的地方，就無微不至。何況要又篤顧盼？又篤幾次的遊目，就有好幾個向他走攏，挨身在他旁邊坐下的一個，就開始向他兜談了。

——少爺，到我們那兒去坐坐好吧？

——不，不，……

他連自己也不明白何以要臨陣脫逃，頻頻地搖頭，頰上有些微暈，心裏有些戰慄。想要走。

——少爺，您幾人來？吃過飯？

他這才想起現在天已晚了，而午飯還沒吃，於是乘此站起向餐室裏去。揀了位置，剛要坐下，一轉臉那妓女已跟來站在旁邊。他有些手足無措。

——先生吃什麼？——茶房間。

——吃……

他於吃，實在是外行。就是每天雲莎買菜的時

候，問他要吃什麼，他只有簡單的一個回答“隨便”。現在未免期期於口，而她可代為効勞向堂信說：

——你去拿一斤酒，拿兩碟菜，炒個鷄片，炒個蝦仁，燒塊牛肉，代個鷄絲湯，其餘再說。

堂信答應着轉身就去。又筠還發怔。

——少爺，尊姓？

她挨身同又筠坐在一邊，一手搭在他肩上，斜臉問他。他很踟躇，但停了一剎那工夫，向她望了一眼，心裏寬慰了許多。她的面孔很有些像舊日舞臺上跳加官的面具，圓而短；眼睛細細地，很長；眉毛走到眼角上面便下垂；鼻子還不長，兩個嘴巴緊緊地將肉藏得很多；兩片嘴唇紅得像咬破滴出的血。這是他理想中的人。他才回她說：

——我姓……胡，你？

——我本姓趙，現在叫蘭仙。胡少爺什麼地方人？現在住什麼地方？

——我是本地人，你聽不出聲音？我住在東門。

——胡少爺現在還是做生意？還是唸書？

——我現在……唸書。蘭仙，你那兒人？

——胡少爺，我F縣人。

——F縣？……你幾時從F縣出來的？

——我剛到此地不到一個月哩！所以我此地的話還不大會說，胡少爺也聽不出麼？

——你在F縣做了幾年這種生意了？還是纔做？

——在F縣才做了一年。胡少爺常出來頑嗎？

——我……也不大來。

——哦！你們學生是要找女學生的是不是？到這裏來不過拿我們開開心，胡少爺，可是不是？

——那裏？女學生那裏肯睬我們？他們要……；
啊！是誰？

他看在門口有個人影閃過，他有些生疑。

——這是跟我來的。

——真的，女學生真不知像要誰！我們F縣有一個女學生，不知爲了什麼竟然病瘋了。人家問她愛上誰，她也不說。現在不知怎樣，我出來時已經瘋得要打人，說人家奪了她的什麼東西哩！

——女學生們是不可測的！她們的心真難明白！
他們一邊吃酒，一邊胡亂講話，果然時間容易銷

磨，已經到了九點鐘了。蘭仙扶住微醉的又筠。

——胡大少，到我那兒去睡好吧？

又筠本來是怕回家看那淒涼的空屋，怕獨自度那枯寂的時間，也就樂於應允了。不過還有些怕，妓院他是沒有去過的，裏面是怎麼個樣子？是什麼規矩？然而他已應允了，便只得硬着頭皮去。

他進了蘭仙的房，心頭有些昏糊，其實他已酒醒，並不是頭暈。只覺得有些神迷，感到些玄妙。而實際蘭仙的房間也不過像個普通中等以下人家的房間，沒有什麼奇異；又筠或許是被妓女兩個字弄得昏了吧？

到蘭仙房裏，已經十點鐘了。蘭仙一邊脫衣裳，一邊和他講話，他卻四周尋看，吃茶，嗑瓜子。

——胡大少，渴睡了吧？

——我今天走了幾個地方，略微有些疲倦。

蘭仙也急忙收拾，教又筠先去睡，又筠向床前走去，看被已理好，便脫衣，脫襪，鑽到被窩裏去了。掀起帳子說。

——蘭仙，你來睡吧！天不早了！

——好，就來了。你先歇歇。

不過一刻多鐘，又筠從朦朧裏聽到一些步驟，睜開眼，蘭仙已坐到床上。祇穿了一條短褲，和一件小馬甲。急急鑽到被裏來。

——蘭仙，你們做這生意，覺到怎樣？快活嗎？

他一手撫着她的臂，低徐的問。蘭仙的眼圈有點微紅了，眼呆呆望着又筠說：

——胡大少，你真傻！你怎麼問起這樣話？我們服侍客人時候，當然要很快樂的樣子；而我們做這樣生意，又那能真正快樂呢？要快樂，恐怕連女學生們都要奪我們的生意哩！

蘭仙本來表示着忠厚的樣子，這幾句說得又筠怔住，覺得有些心酸了。連忙撫住她，說：

——我是不懂你們的情形，所以要問你。

阿虎也就睡在他們床下，不肯他去。這時又筠聽到牠的呼吸，才又想起一切。因而向蘭仙說：

——蘭仙，……

他輕弱的眼眶，止不住淚泉的奔放了，似乎有多少傷心，和無限的同情。

——蘭仙呀！你要知道我到這兒來，並不是要來尋快樂的！我是知道你們痛苦的！你趕快穿好小馬甲，不要受了涼！我同你說……

他滿心覺得疎暢許多，良心上也更安穩了。暗暗還私自在心裏說：

——雪莎呀！你該回來哪！你知道我爲失了你，我已將不能安定地生活着了！我甚至已將墮落了！但是我在將墮落的最後一瞬裏，還在自持住，待你回來呀！雪莎啊！你快回來吧！我的雪莎！雪莎！

這他要自斃了！他是這樣地清白過了一夜。

第二天的早晨，從蘭仙家出門，逕向江邊行。到輪船碼頭去打聽一下，說昨天沒有船到；但今早已到了一隻船，明天十一點鐘開往N縣。他雖略爲安慰些，但一想到如何度過今天的問題，就有些躊躇。蘭仙那里不敢再去了，去了經濟上既爲難，而又怕留下煩惱地情種。他想，“管他呢？橫豎只有一天，鴉片也吃不來，還是喝酒去吧！”爲首要紀念雪莎，便又跑到兆興路上那家館子裏去。

——先生，吃什麼酒？

——唔，你現在倒記得了！拿啤酒來！

他坐在靠窗口一張桌上，酒還沒拿來，便想起前事，想起了前事，便感到現今。但當他剛剛在他腦裏顯了一個“現今的雪莎……”的概念，即刻拿起筷子敲着小碟子，提起喉嚨唱：

——斯寡人，好一似……

堂倌聽了聲音，立即將酒菜送上來，他便將一切思想拒在腦門的外面，不讓進去。俟他拿酒灌醉了腦子，便好不知不覺了。酒是左一瓶右一瓶吃了，雖也覺得是醉了，然而還明白自己出來吃酒的用意。這真苦惱！不自知的苦惱易過，這擺脫不掉的悲哀，真難設法啊！他還幸有些明白，付了錢，牽了阿虎向家裏去。最初他很謹慎，鎮靜着走，到了Y路，便隨着兩條綿軟的腿東撞西倒，將所有的酒，都衝到心頭上來。到了他的門口，已要醉倒了，勉強開了門，回到床上就睡。太陽略為向西斜下去了。

再從夢裏驚來，天已黑暗，正在七點鐘。想起來可又沒有什麼勁；睡又睡不着。拒絕在腦子以外的愁思，終於破圍而入了。

——雪莎呀！回來吧！你要知道我現在這不死不活的樣，也該可憐可憐我吧！你真忍心拋棄了你撫養幾月的阿虎，拋棄了侍你數月的又錫？雪莎！我愛你！我俯願犧牲了一切，只要你能回來！回來吧！雪莎！我的腸要斷了！我的心要碎了！阿虎已經幾天不跳了！我要是這樣地死去，還沒什麼，可是雪莎啊！這可憐的小狗，牠要因你而死了，你不可不傷心！雪莎呀！你回不回？呀？你看這兩天的我，還是以前的我麼？還是一個人麼？雪莎！你就不願愛我，——假說的話，——你還許過我，是可造之材啊！你不回來啊！就永遠不可造了！你爲一些人材計，也該回來啊！

他擊着床沿，自家低聲這樣數說，阿虎也睡在地下。想起現在的阿虎，也同自己一樣失戀似的。忘了昔日的妬恨，反充滿了同情對牠。將牠抱到床上，和他一道睡。阿虎也將頭倚傍着他，一夜只長吁短歎，到了三點鐘，才朦朧睡去。

初四日的上午九點鐘，又錫鎖上門，寫了一張字條貼在大門上，鎖上門，直奔城外D學校去。到了那裏，江淑還在上課，茶房將江淑從課堂裏叫出來。

——哦！又筊！你怎這樣早？雪莎已回來了嗎？

——沒有！我現正預備到T縣去看她……

他自覺在江淑面前不該這樣子，於是振作了精神，從衣袋裏掏出一個鑰匙，交給江淑說：

——雪莎回來，一定到你這裏來的！請你將這交給她，好去開門。

——怎麼？怎麼她一定來？又筊！你不……

——我在門上寫明了，教她到這兒來取的。

——啊！……——江淑好像跑了幾百米路下來，樣長長地歎了一聲，紅了的臉也淡了下來。——好，我好好保存就是了！沒事時我再去看看吧！

——好，謝謝你！我去了！

又筊急忙向輪船公司去，打了票，坐下艙。一邊不安的心略定了，而一邊渺茫的啓思，已蒙住他的心膜。想起到T縣如何去見僅晤一面的岳父，和如何同雪莎請求回來，更覺前途如片洋洋巨海，不知如何渡法。仰望長江若帶，真消沈極了。更想像這樣下去，不如還是死的好！可是嗚嗚汽笛，使他振作了一下，打斷他的遐思。

在船上的二天，真悶的要死，而尤其是又筠。又急又愁，除了看書以外，只有睡覺。睡覺又不寧，噩夢時時追隨他，使他幾不敢睡。看書，也是同樣不安，喜劇，使他覺得自家悲慘的際遇；悲劇，更使他對一切失望。而終於看江水，看風景，這蕭條的江面又只引起人的自殺！

第五日晚上五點鐘，船到了N縣，又筠在旅館裏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便坐了長途汽車在十一點鐘到T縣了。僱車又急忙到了西門虹橋，很容易地找了沈寓，但他望着大門，有些生畏了。站在門口踟躕復踟躕，纔上前敲了門。

——誰？

——我！

一個年老的僕人開了門，向又筠打量了一下。

——先生，找誰？

——我是找沈建平老太爺的，這裏可是？

——是的是的！但是他昨天上A地去了！這真可不巧！先生尊姓？有什麼要事吧？

——沈小姐呢？聽說回來了，是麼？

——是啊！你先生怎麼知道？我家老爺正是送小姐到A地去了哩！先生有名片吧？請留一張。

——不，我沒有帶，我姓蒲，好，再見。

老頭子有點莫明其妙，看他去遠了才關了門罵聲，「冒失鬼！」

八

他看門上的信被撕掉了，才放心敲門。

——誰呀？

他知道這是雪莎的聲音，即刻喚起許多悲傷，含着淚輕輕地說，而聲音已經咽鳴：

——雪莎！我回來了！雪莎！……

門開了，兩人都靜立着。四隻眼緊緊地相互吸成兩條光線，猛烈地感情，使他們噤不能聲。又筠消瘦的臉上漸露出些苦苦地笑容，雪莎更心動了，驚惶似的走近一步說：

——又筠！你怎麼這……樣……消瘦……哪？

雪莎顫動的聲音，本含了不少愛的成分；而經了創痛底又篤的纖弱的心，一受這樣慰安似的問語，淚珠不住奔放，咽鳴止不住不覺嚶啞了。一把緊捏着雪莎的手，許多的話，都衝到喉頭擁擠着不得出來。又停了半響，經了一番注視。

——雪莎！……你真回來了？……是你麼？

——又篤！我回來了！真的！……現在爺爺還在裏面，進來吧！……啊！阿虎，你也回來了！……

阿虎儘在他倆身旁倚偎，尤其是他更加感動。

——可憐牠，自從你走後，牠跳都不跳了！

——啊！牠瘦了！……又篤，進來吧！

進到屋裏見了她的爸爸沈建平，談了一些家常，他好像一個從戰場上負創歸來的退伍者。滿心腸的哀傷都有些淒涼而悲壯。他岳父又各個勸導他們一番，他們都默默無言，他看雪莎，也似很聽從父命，他也心安了。到末了加了一個結論式的尾巴說：

——總之，大家都得原諒些，互相原諒些，就什麼也沒有了！

雪莎聽到這裏，轉而將斜對着父親的身體變向

外邊，向又筠點頭說：

——是的，是的！我也這樣說。

十月初九的上午，他的岳父回T縣去了，他倆送他上船。回來在路上都有些依戀這位老人。這位老人在他們記念中，使他們平靜地過了兩個禮拜。

在這兩個多禮拜裏，他倆的生活一切方面，都很平靜，但也只不過平靜吧！除此也沒有什麼。兩個禮拜以後，潛伏在暗處的各個的性格，又復逐漸地顯露，而他們的生活，又復歸原狀。

雪莎以前除同又筠出去，是不單獨出門的。近來也常托故去看舊日同學，不須又筠同行了。又筠也無可如何。雖然她既出去以後，獨自在傷心啜泣；而為要壓制他自己的感情，也就吞聲隱忍。雪莎最初也不過嘗試他的態度，至此到成了習慣一樣，時常單獨出去，並且又筠有時要她同行，轉被拒絕了。又筠但還儘量地忍受。

又筠的忍受是盡量了吧？對雪莎不無又疑慮叢生。一天，雪莎又要出門了，又筠先問：

——雪莎，你今天有暇同我去看影戲麼？

——今天我不空，約好去看陸劍華哩！

她不等再說，匆匆出門去了。屋裏又剩個寂寞地他，一時不覺有些氣憤，披了衣裳也鎖門出去，遠遠尾隨着她。Y路很長很直，一眼可望很遠。所以又筈距離着她也是很遠，遠遠看她轉了一個灣，他急忙趕快了腳步，走到灣口可已不見了她的人影，因為這裏支路分岐，一條是出城的大路，一條是向城裏最繁盛區域去的路，一條小路也是出城的。他不知究應向那條路去，末了爲他近來壓抑的習慣所勝利，轉身回家去。

壓抑的政策，終也不能過度。又筈回到他的大門口，想起進到屋裏是怎樣一種况味，便又心煩意亂，轉身直向城外去。還沒到學校時，看見對面一個學生走來，舉手招呼又筈。他又走進一步。

——啊！伯瑜！好久不見你了！你那裏去？

——我進城買些文具去。

——今天有空麼？

——你昏了！星期日沒空，那天有空？你找誰？

——我找江淑，他在學校裏麼？

——噢！……噢，他出去了！到你那兒去了！剛才

密司沈來約他去了嗎！你沒碰到？

——嗯，是的，我教她來約江淑，因為半天還沒到，所以又來看他哩！……好，我們一道進城吧！

他就轉身同伯瑜同行，垂頭望着脚步向前行。伯瑜只問長問短，他懶懶地答。

——密司沈近來同你做些什麼事呢？你們還常寫文章嗎？近日的的生活怎樣？

——不過還是依舊的懶散！寫什麼！

——你們婚後的甜蜜生活可以告訴我些麼？

——甜蜜！……你也結婚吧！結婚就知道。

——你怎這樣吝嗇？我也不會分去你的甜美，何不談談解悶？真真離開學校就生疎起來了！

——不，不，伯瑜你原諒我罷！你不會知道近日的我了！伯瑜！現在我再老實些罷！我有急事先要決走了！改日我切實同你談，你會替我傷心的！

他搖了伯瑜的手，飛步向前跑，伯瑜莫明其妙地看他的後影。他匆匆進了城，跑到家，開了門，又倒向床上去。但還用壓制手段鎮靜了他的心。雖然他已淚流滿面。他從自認譴雪涉起，中間一切的經過，以及她

的一切，自己的一切都一一付與腦筋去從新思考過。他從午后三點鐘起，一直到六點鐘還睡在床上想。似乎有了一個結果，爬起來吃了飯，又上床去睡了。

從十一月初起，他們間還是依然如故，而表面上並不像以前時常衝突。不過又筠的痛哭，都在她不在家的時候。如此過了三個禮拜，天氣已到嚴冬，D 學校已快要放假，又筠忽然感傷似的說：

——唉，天氣又冷了！想起寒假時的生活，真也別饒風趣。記得去年寒假，我和伯瑜淑哥幾人，都沒有回家住在學校裏，常常飲酒縱談，豪氣凌雲。現在他們依舊，而我已像頹廢了！不過他們今年沒有什麼人住在學校了吧！只有淑哥照例還不去，我想他在那裏未免過於寂寞了！我預備請他到我們這裏來住！一來可免他寂寞，二來可以快樂些度過這嚴冬！雪莎你，看怎樣？

——不過我們經濟上現在也不甚寬裕，他要來，不無要多所花費。並且……是我的親戚……

——雪莎，你何必為別人客氣？我們也不僅是親戚，我們老早是同學，就以同學的感情，我也該請他

來住了！我想這樣很好！我一定這樣辦！

其實，他也不一定是赴江淑來住，或不來住；然而一種無形的勢力，使他竭力向雪莎說項。這種勢力或許是他自己老早就種下去了。所以在雪莎用不答作默認底回答之後，他同時又復悲傷懊惱，在心底翻騰了一陣辛酸。

到了十一月底，離江淑學校放假的前一禮拜，他整了衣裳預備和雪莎去尋江淑。在他穿衣的時候，心裏同軸轉。想起這事一成功，將後悔無及！但他苦苦地用壓抑的手段蒙住了自己的心，自己在盤旋：

——不要遲疑！我立願犧牲，還畏懼什麼！又筠！你自己知道你是沒有資格去愛人的！你要愛她，只有完成她的志願！否則，那不過是你自私自利，滿足你自己的慾望！不能算是你對她的愛，只能說是你對她的私慾！又筠！愛情，私慾，分列在兩旁，明白地顯示在這裏，不要自蔽了眼睛，騙良心啊！我絕對地這樣幹！

他嚴肅了態度，整了衣裳，招呼雪莎一同向城外學校裏去。路上有前幾天的積雪在，但已由白潔變做

灰暗。西北風尖利如刀，好像要在要刺殺人的頸項。長江東逝水，仍舊那樣奔放，想起以前同雲莎在江邊遨遊，從今後，將給他人享受，不住地拿手帕遮眼，裝作拭眼裏的飛塵。

——雲莎，你看現在滾滾的流水，同春天那時候是一樣麼？同今年夏天的時候是一樣麼？

——有什麼不是一樣？

又筠的勇氣被尖冷的西北風所屈服了吧？在這最後的一個希望裏，他還想嘗試哩。

——水是終古不變的啊！然而人事就不堪問了，想起了春天……

他說到這裏長長歎息了一聲，是要等候一個回響的，然而那等於零。

——水真好，終日的奔流！人的生活比較起來真平凡極了！她說。

這時已到D學校大門，又筠同古義士引頸受刑樣振作起精神，踏進學校，走到江淑的宿舍裏。他們都互相看見了。

……哦！又筠！雲莎！你們怎樣有空出來？

——我們特來看你的哩！考試完了麼？

又筠的聲音，比平時更加柔和，但在神經過敏的人或許說他聲音有些顫動，然而不如說有些壯烈！他同江淑從考試說到放假，從放假又說到回家與否，於是談鋒一轉，他堅請江淑住到他家裏去，江淑雖有疑慮，但看他說話與平常一樣地懇摯，並且自己本來情願，於是笑着說：

——我還是想回家去呢。倘不回去，我就不客氣了；但是我去麻煩你們，真有些不安！又筠！我先謝謝你的盛意！真的去年寒假真是痛快！

一禮拜後，江淑果然搬來了，又筠幫他設舖在他小書室裏，這小家庭裏，從此不再寂寞，連阿虎都有預知似的跳跳竄竄，歡喜異常，時時搖着尾巴。又筠也像很歡喜，但看着阿虎跳躍得討厭，吆喝了一聲，阿虎就不動了。

自從江淑搬進之後，又筠倒改變了以前的常態。每天也常外出，好像家裏多一個看守的人！可以安心離家了。每天回來，常在九點十點鐘之間，回來時，也不像以前寧靜似的，不管睡是沒睡，門關是沒關，都

燥急地敲一陣門。回家後，上床就睡了。都說很疲倦，也不甚說話。有時注視着雪莎，繼續到一小時。然後笑一笑，蒙頭到被裏去睡。這些變態的開始，還是那一天。

那一天江淑在書室裏佈置好了之後，到他們臥室裏談了一些閒話。就回去睡了。又筠忽然執住雪莎的手，兩眼逼視着她。目光裏表示着祈求，嘴嚙嚙欲動，這樣有半小時，他才勉強地說：

——從今後……

但從此便止了，雖想再續下去，可是說不出。復又注視了半時，才掩面拖了雪莎去睡。這一夜緊緊擁抱住她，睡到天明。

在江淑遷來之後的一星期，又筠的行徑又祕密起來。一天，也沒告訴雪莎，便匆匆出門去。當時雪莎正和江淑在說話。他出門以後，含住兩眶眼淚，不知到何處去灑。忽然想起了那忠厚的蘭仙，便一直向她家裏去。她正要出門，已經打扮好了。看又筠來，便又脫了外套，同又筠一同坐在床沿上。

——胡大少，你怎麼到現在才來？

——唉！窮忙啊！那有功夫？你近來好？生意怎麼樣？還那樣受罪麼？我的可憐的蘭仙！

蘭仙一頭倒在又筠懷裏。倘是形容她是像小鳥依人，則不如說是“母鷄依人”，因為她雖想嬌憨，而年齡已使她像隻年老的母鷄。又筠撫着她的身體，她感激他的知音，已經眼淚下垂了，

——胡大少，你真是個好人！我真愛你啊！……我這倒黴的地方，偏偏沒有什麼人來！同院的姊妹，都要比我好些，不知為什麼！

又筠覺她真可憐，自己的缺點，都不曉得，還要埋怨。而她又抱住他的頭問：

——胡大少，你今天可以不走，在這兒住夜吧？

——不，不，我今天不能！改天再來吧！

——怕什麼？胡大少也沒娶親，還怕老婆麼？

——唉，蘭仙，我同你說……我到這兒來，不是尋快樂的，不過是避世。你能明白我的心，我實在是結過婚的，前次是說的假話。

——娶是親！那你為什麼還出來耍呢？

——正是因為這樣啊！你想，倘是我快活的話，

我還出來亂跑嗎？蘭仙啊！你是不知道的！

——那末，你同你的少奶奶不和嗎？

——唉，是的，她不愛我！蘭仙，你想要個太太還不愛我，教我怎麼辦呢？所以我不在家。

——她不愛就算了！這有什麼！我知道，你的太太又是那些女學生是不是？

——但我還是愛她啊！我愛她而不敢常和她在了一起，蘭仙，你看我好苦啊！

——傻！胡大少你真傻！不愛你就算了！你還愛他做什麼？我愛你，好不好？你就將我娶去，可好？

——蘭仙，你坐好，我告訴你。我是始終愛她的，但你，我也愛，我請你允許我每天來親你一次嘴，好吧？

蘭仙忸忸着說：“誰同你親嘴？”但已將臉偎着又筍。又筍慢慢移轉臉，緊緊地吻她。但覺得與雪莎吻的滋味不同。吻雪莎時，終覺得熱烈得很；吻着蘭仙淡淡地像吻着母親似的。然而他現在正須這樣地吻，這種吻像能醫人的創痛。

——你就歡喜這樣，教你住夜又不肯。

——我不忍住夜來糟蹋你，蘭仙，你不懂麼？

他悻悻回家，大門還沒關，正推門進去，忽然想起了，又帶上了門，在門上又故意打了幾下。他在外面已聽到匆促的脚步聲，繼後才聽答應，

——誰呀？

——我。雪莎，開開。

他心頭跳了，走過書室，江淑睡在床上不作聲，他故意試試。

——淑哥，淑哥！淑哥！

江淑終於沒作聲。又竊就回到臥室裏。雪莎穿着內衣，上床就鑽進被窩了。但一邊問他。

——你今天在那裏耍？到此刻才回來？

——此刻回來？此刻回來還嫌遲麼？不嫌早麼？

你不要……

他說話的態度很好，雖然他的肺葉迅速地搨動，而他的臉上還有笑容。雪莎很奇怪地說：

——自當早些回來好。誰望你遲？

——嗯……

——什麼？你是什麼意思？你要說！

——什麼？沒有什麼？我還說什麼？

——不行，你不要吞吞吐吐沒點丈夫氣！

——雪莎！……沒什麼！我說我回來並不遲，已經很早的了！你還嫌我遲哩！沒什麼！你莫誤會！

又筠也匯下了，撫弄着雪莎，兩眼緊閉着。到第二天的早晨，眼睛還閉着，眼縫裏不過有些淚痕。

他倆真平靜地過活着，終日也不見口角了。這或許要歸功於江淑的遷居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又筠醺醺地回來。雪莎開了門又去睡了，又筠還坐在燈下，看她睡熟，才從衣袖裏抽出一個長長的紙捲。他將外面的紙一張張放了，一共包有七八張紙。放到最後一張，一道凜冷的白光一閃，露出一柄短刀。約有七八寸長，一寸闊。刀光閃爍，使人全身的髮都覺悚然。又筠摩弄了一下刀，看看書室裏，又看一忽刀，便將刀包好放在床肚底下。長長歎息一聲，輕輕在雪莎頰上偷吻了一次。

剛想上床睡，又爬起取出刀子在手裏試，他心裏又跳了。忽然心裏一陣難過，扯住了頭髮亂撕了半晌。看着床上的雪莎，又去偷吻一下。

——雪莎，我愛你啊！雪莎，我愛你啊！

他站起在屋裏來回的走，一時低頭長歎，一時仰臉乾號。雪莎一轉動，他又故意寧靜下來。雪莎又睡了，他抱了自己的頭，又在屋裏來回地走。走到書室門口，探頭向裏看了一眼，憤憤地又走。如此不已，也不想去睡。

忽然他停了腳不走，提起刀子看準了自己的手腕，正要刺下，又停住了。在屋裏又走了兩轉，再提起刀子，揸起衣袖，在手臂上認定一塊地方用刀尖向下刺。他緊緊地咬住了牙齒，眼睛也微閉上。一瞬間，鮮血濺起，他才放下刀。用一把牙粉掩了創口。用布慢慢紮了。刀上已滿了血，手臂上也都一條條血痕。衣裳上也都濺上，但是黑色，還看不出，他看了自己的創處，好像感得一件快意的事，微微一笑，但嘴角在笑後好像向下一掖。

天已漸漸要到黎明時分了，在東方已隱隱見出白光，他拿住刀子，倚在窗上，期待那第一道光明地發現。時間規則地前進，看見東方果然現出一片曙光了，臉上又現出歡喜。將刀子在嘴上吻了一下，兩眼

注視着牠說：

——我底刀子，你總算是見到光明了！

窗外是一片廢田，遮滿着已枯了的荒草，只聽一聲“沙”，他手裏的刀子不見了。

九

十二月的天氣，冷得大家縮在屋裏不敢出來。西北風吹到皮膚上，像針戳的一樣。這幾天偏又時常下雪，風雪交加，除了必不得已的事外，誰也不肯離開屋子。尤其在Y路上，終日都難看見人影。路上已漸積四五寸厚的雪，雪上疏疏落落印上幾個脚印。

Y路大多都是住家的房子，和私人的花園，而花園的面積要比住宅多好幾倍。間有一兩家店舖，不過買些零碎雜貨的小店，只有一家小旅館要算是全路唯一的大店了！位置在Y路的中段，在旅館西邊有一條馬路，可以通到北門。東邊還有一里多路，是W路，

Y路至此便完。A地的旅館多在北門內外一帶熱鬧地方，Y路位置在南，橫貫東西。而A地的名勝風景，大多在城南。所以這家旅館，全靠春夏遊覽名勝底人居住，和些不願碰見熟人的男女臨時寄宿。

十二月初十，一早下了滿天大雪。到了午飯時，才停頓了一刻。當那午飯之前。

又筠，雪莎，江淑三人都坐在書室裏烤火，飯菜已全要完備，只剩菜湯沒好。他們都在談些閒話。又筠正在說：

——呀！飯還沒好？肚子已經餓啦！

——菜湯就要好了！別人沒餓，你怎麼倒先餓？

——那不見得，天實在不早，今天下雪看不出哩！淑哥，你餓吧？

——我倒不餓，並且今天不在家吃飯，顧志周約好我今天去吃午飯，現在就要去了哩！

——噢！這樣巧！今天嘴運倒好，林淑娟前天約我一定兩點鐘到他家去要，晚上恐怕也要留着吃飯哩！又筠你有人請吧？

——我是沒人請的，我也正好滴口水了！

——真的，我就去了！晚飯最好不要爲我預備。

江淑披了外套戴起帽子去了。而飯也好了，他倆就吃飯。雪莎只吃了一碗，就離開桌子。

——怎麼不吃了？晚上請你吃飯，現在就忍住肚子餓麼？未免過不上算了！

——哈哈……你不要胡說了，我是吃不下，起來過遲啦，你好好地吃吧！對不住，不陪了。

——雪莎，你今天真出去嗎？

——怎麼不真？誰說謊？

——這樣冷的天，雪一刻還要下，不怕冷嗎？

——已經同她約好，不能失約的！

——嗯……

他又被習慣——壓制性情的手段所阻了，也不再向下問，洗了臉，睡在床上去了。

他不過假睡瞞過他的悲哀，不圖他這天竟睡着了。當他醒了，已看不見了雪莎，叫兩聲，也不應，伸頭到床底下，她的一雙高跟皮鞋已經不見，知道她一定已去了。急忙起來，看門是虛掩着，廚房書室裏也都沒她的蹤跡。他又不覺長嘆一聲，再回到門口去開門。

他先將門打開，看見路上像舖滿了麵粉似地踏上幾個脚印。有兩個是江淑的脚印，有兩個是雪莎的高跟鞋印，頓然一陣辛酸，撲落掉下幾顆眼淚。似乎有誰啓示他的，隨即將門鎖上，匆匆順着他倆的脚印向Y路上去。

雪又飄飄地下了，夾在風裏向臉上撲，全身有些戰慄，他還依舊前進。但他也不知道爲什麼一定要向外去，是想要偵探他們地秘密嗎？這也無須去偵察；想要去揭破他們嗎？他也早已不存此心。然而依舊向前去。

脚印是很不規則地，有的相重，有的相並，有的交叉着，這些東西有什麼好看？他還是向前進，一任北風徹骨，一任雪沾皮膚。倘使這時有刀子在他手裏再刺一下，或許也會就回轉家去，倘若失足摔一交，也許會轉回家去，現在，他還是前進！

這時恐怕已忘了悲哀。他很平常地前進。不過眼睛只是直視，直視着雪上的足印。

前進，前進，已到了向北門去的路口，又筠注意看了一下，因爲那雙江淑的脚印是轉了彎。

而這條路上的脚印，又比較多些，不易看出。看了一下，覺得同樣的腳步，一雙向前，一雙向後。他想，江淑沒回來啊！他也轉身再回到Y路上，向東看，看見有兩雙相併的脚印。他的腦子不免一震。急急上前一步，果然是兩雙脚印。並且是一男一女。並且那男子的鞋印就是江淑的，女子的脚印就是雪莎的。再向前走，看出這兩雙脚印，是很規律地——同距離相併着。倘使他不發現江淑的脚印回轉，他一定也就回去了。不幸，他竟發現了。這時他似有所然而然了，匆促地前進，鞋印終是規律地。

他又前進，忽然鞋印不見了。這裏脚印很多，不能個別地看出。他四周看了一下，又復前進。前面鞋印又復減少起來，減少到只有三雙。然而這三雙不是他要發現的。他的心更戰慄了，轉身低頭走，雙眼微閉。約莫百步，他停了脚。已到了一家旅館門口，這便是脚印混滅的地方。

他移步向旅館裏去。在門裏旅客表上看了一遍，看不出頭緒。轉身又走向賬房裏。

——賬房先生，問你一件事。

——唔，什麼事？

他放低了聲音說。

——你不要大聲，我是警察局裏派來的，剛才有一男一女的客人來麼？

——有的，有的！先生，什麼樣子？

——你說這兩個人是什麼樣子。

——啊，那男的穿件外套，也很漂亮，戴呢帽。女的同男的差不多年紀，全在二十一、二歲。她穿的皮旗袍皮鞋，——高跟的。戴一頂紅帽子。……

——那末，他們寫姓名麼？

——寫的，男的寫王本清，女的寫孫雲珍。

——噢！……

——先生，這兩人怎麼樣？拐逃麼？私奔麼？

——好，沒有什麼。你們注意些他們行動好了。

門外的雪花飛舞的更利害了，陰雲層層幾乎要落下壓着他，北風似要凍死了他，但他壯烈地前進。雙眼漫漫地看着天空，兩腳狠狠踏着雪地，似有踏破地面的志願。而雪地上的脚印，上天似要隱滅這種秘密，已用雪重又掩起。他不覺有些惘然。

回到家鄉，還是阿虎迎接住他，他也沒有注意，逕到臥室裏。伏在窗上，向那塊荒地裏看着，似乎那里有一柄刀子。他的心地就頓然一變。

窗子外邊是鐵的欄干，他呆呆地望着，空歎了一口氣。但再一轉念，急急走到雪莎梳妝台前，抽開櫃子，取出一把剪刀，猛的向右手臂上一刺。

他的鮮血又奔流了！他的牙緊緊咬着，眼睛微閉着，絕不叫一聲痛苦。自己又包紮了起來。外面的雪仍舊飛舞，他倚在窗上靜靜地看，心裏已消失了一切。不過胸口覺得阻塞住了什麼似的。

天漸漸黑下來了，雪還下不住，忽然門外有了人聲，他正側耳在聽，果然已有了敲門聲。他心裏又是一動，正要開，雪莎的聲音在叫：

——又鉤開門！

——唔！來了！

他一手按住心，一手開了門。同雪莎一道走進臥室，在燈下他握住她的手，靜靜地看着她。

——什麼？

他才笑了一笑，用一手圍着她的頸。

——今天吃過了麼？吃些什麼？

他又輕輕吻了她的嘴。但呼吸很急促，並且像害肺病的要咳嗽不出的樣子。——不，還有些不像，咳嗽是從喉嚨裏出氣；他是從嘴裏出氣。但他也不是哭。因為沒有看見眼淚。

——我吃過了！……你怎麼了？……

——沒什麼！……

他背過臉向窗外看那抵抗着黑暗降臨地白雪，

——雪莎，你看這些雪上多麼清潔啊！上面一點微塵都沒有，門前的雪則不然了！上面有人的脚印，有污穢的脚印這污穢的印子，永也去除不掉了！這也看上天的旨意吧，或許今夜再下一場大雪，明天開開門，我們還可看到一片如玉無瑕底雪地！

雪莎也不回答，臉上也沒有什麼特別地變化。又筠也就默默了。停了一歇功夫，雪莎說：

——又筠，睡吧？

——你疲倦了吧？哼，我早知道！

——是的，我很疲倦哩！在她那裏談得過久。

——哼！……密司孫，……

——什麼?!……

——蔡司沈，請你先睡吧!我還要寫一篇文章。
這是我思想裏剛剛發生地 遲則沒有了。

他剛坐下，又到書室拿枝鉛筆和稿簿，回臥室坐在燈下遐思。寫了一陣，又悲歎了一陣，抽出麵包吃了一陣，又去繼續地寫。雪莎已經眼閉起睡了。又窺看了一眼，又仰天長歎：

——雪，雪，潔白的雪!……

——什麼?!……

——淑哥怎麼還不來?快九點鐘了：

——他……他不回來，我怎知道?

——哼!

他在鼻裏哼了一聲，但很微細，她又睡了。

九點鐘正敲過，門外有了敲聲。這是江淑回來。門敲的很緊，門裏沒有聲息。門外又喊了：

——又窺!開門!

——唔!來了!……

他這纔懶懶地起來，走出臥室，經過書室去開了門。門外的江淑滿身都落下雪花，

——啊！對不住，你睡了吧？

——沒有，寫文章伏在案上打盹了！怎麼才回來？雪莎已早回來了，睡熟了已半晌。

——噢，……她已回來了？她吃晚飯已回來，我去吃午飯倒吃到此刻。唉，吃了飯又打牌哩！

——打牌？那裏打？旅館裏……

——不！他家裏！他家裏地方很大！

——……他的家在此地……？啊！你不是說在傅作民家裏麼？他家那在此地？

——不！我在志周的家裏哩！

——唔！……。

書室裏也開了燈，江淑脫了衣裳預備就睡。又筭預備回臥室裏去，但欲行又止。他又問：

——淑哥，你今天路上碰到王本清沒有？

——誰？王本清？唔，我們學校裏以前那個王本清麼？他不是早到廣東去了？王本清，……

——是呀！然而我碰見了！

江淑很驚訝，但隨又低下頭，似怕冷取擾的樣子。又筭斜眼看着他，在屋裏走了兩轉，才又回到臥

室裏，雪莎還閉着眼熟睡，嘴角上遺留着笑痕，從眼縫裏還透出一線水似的光。一種閒逸的態度，使又筠不禁神往。疎疏地額前覆髮，枕在頭下的一彎藕似的手臂，曲折有致地深紅嘴唇，處處要引起他的衝動，他輕輕地在她頰上吻了一下，又急站起。唯恐驚動了這甜睡的天使；再退到書室裏，江淑也睡熟了。臉上也滿現着微笑，同雪莎一樣地安靜。他不覺自己有些心戰。

——唉，幸福的人！

忽然，他心地又開明了。胸間塞住的東西也沒有了。眼淚又滴下了，⁵然而不一刻，臉上已露笑容。

他將寫的一篇未成的稿子撕碎，伏在床上輕吻着雪莎，吻了又吻。剛欲立起，又復伏下去吻。他直視着她微閉的雙眼，也吻了一下；看着彎曲的嘴唇，也吻了一下；垂下床沿的手，他又吻了一下。才徐徐起立。向屋裏四周細細審視一番，又摘下鏡框裏雪莎的一張照片，揣到懷裏。走到書室裏又細細看了江淑，蹙下去也親了他的手。復又回來，看着睡在床上的雪莎，點點頭，預備退出室外，又轉了回來。狠狠地又吻

了一下。才毅然穿過書室，開門站到路上。這時風雪交加，暗黑裏除了灰暗的白雪什麼也看不見。他帶上了門，再站到路中心。看看遠處，仰臉又看看天。天上打下雪花，他的眼睛睜不開來。

又筠撲了身上的雪，將身子一抖，挺起胸膛昂起頭，踏向深深地雪地裏去。

頭上的雪，越落越重；北風也越吹越緊。他的身體已凍得將不能再走，想坐下來歇，又沒有地方。鼓起勇，更復前進。

風嗚嗚地吹，吹過路旁的電綫，發出幽遠而紆長地尖聲，同鬼哭神嚎。比古墓道還要寂靜地路上，黑暗得像那想像中的地府吧？有時遠遠引出一聲犬吠，如同送葬的輓歌，打在臉上的雪，也不覺冷，只感到痛。在平常，他至少要狂哭了，而現在，他任着自然，只咬緊牙齒努力前進。

前進復前進，漸漸看到燈火，精神一振。脚下更加了速度。遠遠地一聲鐘響，如同青天裏一個霹靂，全身都覺悚然。而心裏也更爽然。注意聽牠敲完，知道天主堂的大鐘，已報了兩點鐘了。所幸他目的地快

到，他更努力。

燈光照在眼前，看見一家門口牌上有“蘭仙”兩字地，走上去就敲門。妓院裏人都奇怪，以為這深夜裏不會再有狎客光臨了。

——引路！蘭仙姑娘房裏！

這一聲叫破了一切沉寂。又筠覺得有些熱意了。走到蘭仙房裏，她還倚在榻下假睡。

又筠看着她，替她身世一着想，心裏更亂了。走到她面前，握住她的手，輕聲叫！

——蘭仙，蘭仙！醒來！

蘭仙睜開眼，驚訝地目光，將要問。

——蘭仙，是我！你醒醒吧！

——呀！胡大少！真的是你嗎？你怎麼此刻來？

——蘭仙，我們要……

——什麼？！……

蘭仙從榻上躍起，兩人互視着，目光都停止了不動。過了幾分鐘，又筠想起自己的事，一手圍着蘭仙的頸項，按她坐下，才低聲和她說：

——蘭仙，我今天住在你這裏好吧？

——真的？！

——真的，但我還要在這裏做些事。你先睡。

——好，好……但你到此刻還要做什麼？

——你莫管，你去睡好了，我就來。你給我一些信紙和筆墨來，我要寫信。

蘭仙果然拿了筆墨信紙來便去睡了。又筠擗了墨提起筆來寫，寫了又塗，塗了又寫。一連寫了七八張信紙都撕碎了。將筆一擲，站起身來，

——又筠呀！拿起勇氣來！

他又坐下，提筆直寫，果然一氣寫完。這時遠遠又聽得鐘聲五響。他又長長歎口氣。看蘭仙，已經睡熟，呆板的臉上，也似露幾絲笑痕，他伏下身去，也深深地吻了幾下，打斷叫醒她的心思，輕步開門又走上雪花飛舞的長途。

他這時直向城外去，但天還未黎明，黑影沉沉。好容易找到一個郵筒，摸出信封和身上預藏的郵票，用自已唾沫貼好投了進去。走幾步便到了城門口。城門這時還沒開，他便在城門底下候着。

他出了城，天上已露出微光。踏着深雪，足下已

不知感覺，只有努力習慣地前進。到了江邊，茫茫一片，夾在雪地的中間。他如見了故鄉，恨不能一步躍入。但靠岸有不少的船隻，有的已有人醒了。輕微而清晰的聲音在互答着。

他向東沿着江邊走，覺得天堂就在眼前，只要離了這些船戶。他猛烈地前進，風，雪，冷，什麼都不在他的心裏。他要跳躍了，可惜跳不起來。這時忽聽後面有一個老者的聲音在叫：

——起來啦！天已亮了！我們要快些走囉！

老者的聲音蒼老而舒長，並且是V形的土音，他聽了不免想到故鄉的父母兄弟，心裏一頓。但一刻功夫，他又振起精神努力前進。

他的精神雖在努力，腳下終歸走不快了。一步一步前進，希望到更荒僻的地方更好。而他走的很慢，帆船卻要比他快多了。實在，他走不動了。江水澎湃，如同音樂般在招呼他。這時天更亮了，岸上沒有個人影。西手又有一個比較略為突出江心的一個土阜。他想，這是地方了！

他仰天又看了一下，雪花還打他的臉。他嘴裏還

喊着：

——雪莎呀！我愛你！雪莎！我愛你！雪莎！……

而身體向江裏一擲，江水一濺。這時江水聲更大了。

十

十二月十一的晚上，Y路上更覺淒清，似乎哀悼那一個永不再走這條路的人。在又筠的家裏，聽到嗚啞地哭聲。實在，我們不能說這哭聲不是傷心。

哭者是雪莎，旁邊站着江淑。江淑用了全身氣，力費了全量的口舌，將雪莎勸止了。

——唉，又筠啊！你爲什麼這樣愚？我不是爲着別的什麼不愛你啊！我爲着我們的幸福啊！我們根本是不能強合的性質，我所以避免這個。是的，我知道你愛我，我也未嘗不想愛你，然而……又筠！總之，我是你的罪人了！你在前面候着吧！我快要來了！……

江淑默默地沒有作聲。雪莎又放開她手裏的信，

向江淑說。

——你看，他說的多麼使我痛心！

雪莎又展開信來讀：

雪莎，我最愛的妹妹：

你醒來時，要發現你厭惡的人是不在了。而發現不在時，我已隨着揚子江的水向海裏流去了！妹妹，是的，這時我是隨着澎湃的江水向海裏流啊！

我的死！也不算不快活，以我一個不值價的生命，完成了你和淑哥的愛，完成了我所愛者底愛。這真不是不值得的事！這真不是不快活的事！你要知道，我是始終愛着你的！至死是愛着你的！

雪莎，你可以給我一個最後的要求麼？我請你承認我一句話，就是：“我愛你！”雪莎，倘使你承認我是愛你，我死的就更够價值了！妹妹，祝你的幸福！ 又筠筆

江淑只在用話安慰她，繼而又說：

——屍首無處撈獲，這怎麼辦呢？我們不能以這

雙水裏撈起的鞋子，當作屍首去葬啊！

這樣提醒了雪莎，她即刻要到救生局裏去。於是她止了哭，同江淑出。來剛要鎖門，郵差送上一封信，信封上寫着“蒲又筠先生台啓。”雪莎恨恨地丟到臥室裏去，嘴裏還說：

——唉，還有人寫信給他！天啦！誰覆你呢？

她一路哭着同江淑出門去了。

※ ※ ※ ※

十一的早晨，又筠剛縱身入江，江水上來了一陣呼呼的聲音。原來是一隻帆船。

又筠再睜開眼的時，竟不知自己在什麼地方。竭力鎮靜下腦子，才聽到不斷地江水聲在耳邊滾盪，摸摸自己身上，已換了一身船夫的衣裳，耳邊又發現一聲蒼老而紆長的聲音：

——先生，你醒了！好了！好了！阿彌陀佛！

他不覺心裏一動，“這是V縣的土音啊！並且我聽過他的聲音啊！”他自己正疑惑着。

——先生尊姓？爲何要自尋短見？

——啊！老先生！我謝謝你！我姓蒲，我這次短見

實在是不得已！我也不是爲着小事！

——唉，你錯了！你看我五十多歲了！我爲找我兒子，找了十幾年，還沒找到。而我還要去找，並不自尋這樣短見。先生，你的年歲很青啊！

又筠似乎對他犧牲的志願已經達到，同老人漸談漸合。後來又筠一想，便向老人說：

——老先生，我要請你一件事。你給我的這套衣裳，就永遠給了我吧！我承你幫助救活我，我已沒有什麼報答的。我只願在船上幫你做做事，一直找到令郎，我想老先生當然不惜我一人的飯？

——呀！這那能？我那敢屈先生在我小船上？先生，你還有你的偉大事業啊！

——老先生，我還有什麼事業？我無論如何，請您完成這志願吧！

老者也却不過他的請求，終於應允了。又筠從此便度起船夫生活。暇時同這寂寞的老人閒談，互相也得些慰藉。老者姓李，叫李榮宗。生了一個兒子，兒子生下，他的妻子便死了。他自己撫養他的兒子到八歲，忽然他的兒子又不見了。他這時子然一身，心灰意

冷。什麼事也不做，將家財全毀了，置了一條船到處去找他的兒子。

船上除老者外，還有兩個僱用的船夫。也不靠裝運什麼，但到經濟比較不濟時，也做做生意。所以又窩在船上也異常的安逸。但到夕陽燉到江面時，就要仰天長歎，高歌當哭了，

自到船上以後，他竭力排除舊日的往事，使那些事物一點也不許鑽進腦子。他就終日同些船夫胡談亂道，同李榮宗倚檣痛飲。可是他不死，這些悲哀終不會永久找不到他。

一天，李榮宗向船夫們說，“我們要做些生意了。”第二天將船靠到B縣的碼頭上。果然第三天就有人要僱船運貨到A縣去。又窩聽了，心裏微覺一動，而他自己又竭力鎮靜下了。

午後貨已運來，到晚間運貨的兩個客商也到了。船定次日黎明啓行。

船啓行以後，看看一天天離A地近了。在他心裏有件忌諱的事體一般說既不敢說，連想也不敢想。日日更拿酒來醉倒自己。很想使這最近的生活，模糊過

去。

一天晚上，船泊在C縣的碼頭上。又筠送飯到客人的艙裏。在地下拾起一張報紙。是一張在A地出版的本省新聞紙。又筠自上船後，久不知世界是個什麼樣子了。一時好奇心動，拾起到船尾上去看。拾的是一張A地本埠新聞，他更覺有味。一條一條地看，忽然看見一個標題是“夫死後改嫁不成。”心裏又覺一動。

——夫死難道不許改嫁麼？唉，社會！輿論！

他剛一注意到內容，不覺手顫了。

夫死後改嫁不成

本埠Y路有蒲又筠者，以賣文爲活。去歲十二月十一晨因與妻不和，憤而投江，已誌前報。近聞其妻沈雪莎女士意欲改嫁其表兄江淑君。江亦蒲之同學，近與沈之愛情日密，且原爲表兄妹，故亦願偕白頭之好。但此事爲蒲之父母及沈之老父所聞，痛加責備，嚴禁其行動。此對野鴛鴦豈不能如類矣！嗚呼！世風日下，道德淪亡！查蒲之在，未過半載，屍骨未寒，竟言改嫁。此豈大

家閨秀所宜出，道德倫理所當容哉？願社會共聲討之！

又筠待着報，猛力撕碎成千片。仰起臉長歎一聲，自己對着滾滾地江水說：

——這就是輿論！這是公正的記者態度！

這一夜只在船頭徘徊，一忽兒哭，一忽兒唱，五個多月來深藏在心底的秘密，卻盡情發洩在他的腦裏。這時要再不相思也難了。回到自己小艙裏點起油燈，提筆寫了一張紙和一個信封。寫好再四地讀，才裝進封子。又伏在案上哭到次日的天明。

船又開了，當天可就到A縣。又筠拿着篙子一會努力撐了一陣，恨不能一篙就到了A地；一會兒將篙子放在一邊，恨不能拖住船不讓牠走。但結果到A地太陽還很高。

急忙下了貨，向李榮宗告了假，一個人就穿着船夫的短衣，趑進城去。到城裏太陽已沒有一點勢力了。他低頭進了北門，轉過兩條街便是Y路。一回到Y路，他不禁淚下了。眼睛偷看着路人，從一個小巷裏向一片荒地裏去了。

在荒地裏找到自家的窗戶。窗戶裏漆黑，沒有一點光。他摸到鐵欄杆，按了一下窗子，裏面沒有鎖好，一推推開了。他將身體一閃，恐怕裏面還有人；但半晌裏面沒有回響。他雖仍戰慄着，但膽子却大了。伸手摸了電燈開關，室裏便頓然光亮起來，一切現象都現進他的眼。

臥室裏還是原先的樣子，牆上以前掛着雪莎像片的鏡框裏，換了自己像片，心上又淺淺瀰起一陣感傷。整潔的臥室，使他想到她自己。他伏在窗上，竟看呆了。忽然後面似有人聲，他慌了，敲着欄杆，做着修理窗戶的樣子。回頭看着，原來是夏天晚風吹在叢密的草上。再向屋裏看，看到近處信插上插着一封信，寫着“蕭又筠先生台啓”的字樣，心裏很想看看，但又够不着拿。返身折了兩根細樹枝，將信夾到窗外，正要拆時，忽然想起自己的使命。

鄭重地從懷裏掏出一個信封。向室裏望了一刻，毅然向窗裏丟。但剛一要丟，忽又止了手，想丟在外面，她將要起疑心了。於是在牆上台上細察放信的地方。

台上有好幾本書放在那兒，他想，“只有這個簡便的法子了。”實在，在窗外真沒有好方法。他用樹枝掀開一本書。剛在掀時，急聽屋裏有了聲響。又急急忙縮回手，手還沒縮出，那響響的東西已來了。他偷眼去看，才知道是阿虎，他放了心。

——阿虎！阿虎！

他輕聲喚牠，果然跑到窗口。用鼻子向外嗅聞，似要向他說話，搖着尾巴，又窺撫弄牠一回頭，才去開手，用樹枝將信夾在書中，然後再用樹枝將書合上。阿虎在一旁看，他不禁又想起昔日的情景。

——阿虎！你好好伴着你的主婦和你將來的新主人吧！阿虎，再見吧！

他想事完了，還是走了吧！免得被人發覺。但看着阿虎總覺戀戀不捨。忽然阿虎逃下窗子，向外面奔去。他側耳一聽，聽外面似有開門聲，他急忙滅了燈。縮回手，又閉上窗子。室裏的人聲已近了，聽腳步知是雪莎，心裏震搖不定。滿心想看一看雪莎，他想裏面燈一開，就看見了。然而他的理智命令着他，教他即刻走開。他也絕對地服從，覺燈一開，他將破人

發現而不能逃脫。急忙隱在牆根退去。當一轉灣，已聽見開窗子的聲音。再不一分鐘，窗子又閉了。他不敢走到Y路上去，僅在荒路上潛逃。不一刻隱隱看到窗外又有人影，他的心更緊張着跳躍。心裏想叫一聲：“雲莎，我在這裏呀！”心裏又想“快逃！”兩種思念，使他立在草叢裏不動。略一清楚些，又決然地說，

——沒勇氣的我！走！

他低着頭，又蹣跚向城外去，一路都似乎聽得阿虎在叫，眼前的路被淚水遮掩了？一切地聲被心底跳動聲所排擠了。他就一無所見一無所聞地又走出城門。這一夜他睡不著，全夜裏警備着，怕被人發現來巡覓他。眼望着東面，希望曙光一現，就可離開這煩惱之淵地A地了。

船開時，想起五六月前一個早晨的光景。也不知是些什麼感覺。——又是悲哀，又是追悔，也還有些是快樂。——按到實在，又似乎什麼都沒有。站在船頭望那略為突出江中的一個土阜。緊靠在土阜旁邊，船沒到時，在船上可看不見。他自己點點頭。

他這時決不遲疑地努力撐篙，到晚間索了碼頭，

而大家都疲倦了，倒下便睡。又筠也安靜了。

第二日早晨，又筠同胡桂和江標兩個船夫一路上岸去耍。他倆是來過的，又筠則是初次。剛進了城，又筠奇異地問：

——這是什麼地方？我倒昏了；

——這是F縣，你沒有來過？胡桂說。

——唔！……

他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，手摸着腦袋想了一陣，又向身上摸了一陣，掏出一封信。這是他從家裏取來的。信封下端寫着“秋寄”，郵戳是F縣。

——F縣有幾個？

——F縣只有一個，那能有幾個？

他自己也覺好笑了。急忙拆了那封信。上款是寫着又筠和雪莎的名字，他就大大一驚，又翻轉信看了日子是一月十五，推算到陰歷，大概在去年十二月十幾日。又仔細看了字跡，不覺失聲叫：

——哎呀！這是溽秋底字呀！

——什麼？你大驚小怪地叫什麼？

——沒什麼！你們走。

——不要走，你看後面出喪地來了。我們看着。
又筠幾乎不敢看了。明知這裏面要有不好的消息。然而終於要看了。

又筠：
雪莎：

倘使你倆，——幸福底你倆，能够知道你們幸福的由來，你們要允許我的要求。

我不願再說什麼，你們的幸福，我不妒而我不願妬妒，實也不能妬妒了！總請你倆信任我！信任我是你倆的一個好朋友，曾對你倆有所盡力地一個好朋友。倘使你們真能信任，我就請求你倆，在我最後呼吸之前，讓我見一見快活的你們。讓我見見經過我的眼淚所潤澤的一對玫瑰花！

你們不要使我失望啊！不要在你們快活之中而忘這個被遺棄的我啊！或者，你們不相信我對你們有過什麼，這不信也是當然的；然而你們來，我能使你們相信。又筠，雪莎，你們來吧！不要使我失望！我是不久人

世的了！並且這封信之後，怕不能再寫了。

你倆來吧！慰一慰你們身旁將萎弱的
草吧！來吧！來吧！——雙兒天使啊！我說你倆的
儷福！

你們的朋友 潔秋

十二月初八

他不知所以了，好像不知信裏說些什麼似的，站在路上呆若木鷄，眼裏漸凝起淚珠而滴落了。想起以前的一切，恍忽明白了。

——去！看她！唉！可憐底人！大家都是可憐人！

他預備按照地址就尋去，正欲開口問胡桂，而胡桂他倆正睜大了眼望着人家出喪。

——這就是周公館的瘋小姐呀！唉，可憐！

一個婦人說，接着又聽江標的聲：

——唷！好漂亮！可惜可惜！

又筠心裏微微一動，側臉看那影亭裏掛一個少女的遺像，那少女真是美麗極了！又筠竟然又呆了，一把抓住胡桂的手，問：

——真的，我不是做夢麼？

——胡說！太陽烘烘地，那裏做夢？你瘋了！

——呀！這是潔秋呀！人隨！……潔秋！

他離開胡桂，推開衆人，飛步追到那影亭邊，跟在一旁走。走，走，一直走到鄉裏。

棺柩安葬好了，送葬的人歸去了。又筠從一個坟後走出，向坟前行了禮，倒身伏在坟上，嚶嚶大哭起來。

他哭得聲嘶力竭，哭到太陽已落了山。田野裏只覺陰風慘慘，野狗伴着鬼叫。樹林裏點點磷火，追逐在人的身後。晚風吹上巨樹，世界都似變了鬼國。又筠從坟上爬起，向坟上又行了禮。

——潔秋，再見了。我們總後會有期！祝你早日升入天堂吧！……唉，還有什麼說的？……唉，到現在還說什麼？……潔秋，你爲什不早點……唉，不要說了！現在還說什麼？……好，潔秋呀潔秋！我們再見了！……

第二天又筠又撐船離開^卍縣，向天邊海角去了。

* * * *

就在又竊離了A地的第二天。

太陽也落了山，在雪莎的屋裏黑暗了。一手扭開燈。阿虎又向台上跳，雪莎沒留神，終於被他跳上了。牠用爪子打開一本書，書裏夾着一封信。信封上寫着“內遺囑給雪莎吾妻存”。雪莎自己摸了摸頭，才伸手去拿。她的手慢慢地伸，唯恐觸破了這場夢境。信拿到手，也慢慢地拆開：

吾生無遺產，亦無可遺給。遺稿三捲，贈給雪莎為永久紀念物。

雪莎年事正青，吾愛之甚，吾不忍使之橫遭摧殘。吾死後四月，可任自為婚姻。不須拘泥。有阻之者，以此遺囑為證。雪莎愛吾者，亦當如吾命。此囑。

蒲又筠十二月初十夜

雪莎的臉上如奇怪的面具，不住地變化。一刻兒驚絕欲死！一忽疑惑莫定。站起跳了幾下，覺得實在不是夢中，又拿起遺囑在屋裏亂跳亂躍。嘴裏嚷着“爸爸”，爸爸還沒回來。她又跑了一陣。她倘使遇見人，她一定要瘋了，幸而阿虎在一旁汪汪地叫，使她靜止

了。忽然又展開這層細看，而悲哀的種子鑽進她的心。

——又筠啊！你真是愛我啊！……又筠！又筠！……
現在，我真是你的罪人了！……我的又筠！……又筠！倘使你現在還在，我要用我所有的愛來愛你了！……又筠！歸來！……又筠！歸來！……

1928. 8. 17. 在上海馬浪路寓寫完

落 紅

梅 著 定價五角

「落紅」，我們看了這個名字就覺到他是怎樣一部優美的小說啊！這裏是敘述着一幕三角戀愛的悲劇，書中的主人公是一個意志薄弱的青年，不幸捲入了戀愛的漩渦，就無法自拔了！作者借了這錯綜的事實，用細膩的筆法寫出來，描寫極為深刻。這是震顫着青年的靈魂的一部小說啊！

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

11

4